

永樂大典

卷二萬四百二十六
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二質

一百八十八



明解縉等撰
永樂大典存
三卷

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

稷

8013

二册

北平 72

平 2529 (1765)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子類書類	之屬	
書名：	永樂大典	稷	
著者：	明解縉等撰	存二卷	一册
版本：	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六

稷

益稷

書傳會選蔡氏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

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

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晦菴書說義剛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叙其功。

是如何。先生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

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他要

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

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教莫

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孔安國傳禹稱其

人。因以名篇。孔穎達正義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

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

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



人。不直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黃度書說**。益稷佐禹有功。因禹稱其事。故以名篇。孔氏之言是也。**拙齋林之奇全解**。伏生之書。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按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為二。觀舜典。慎徽五典而下。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下。實與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之文相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為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而為二者。蓋古者簡冊以竹為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以多也。故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為二。雖釐而為二。苟文勢相接。亦不害其為一也。既已釐之。則必為之篇名以別之。於是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為簡冊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既有此二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舊文雖為一簡。孔氏安得不釐而為二哉。以是知伏生之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釐正也。因其簡冊之舊也。故簡冊則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為正。篇名益稷者。蓋以篇首有暨益暨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冊。猶論語有顏淵。微子。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等。各篇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此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陳經詳解**古

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觀此篇之文。大槩與臯陶相聯續。如臯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此文意相接。其後乃分為益稷篇。因禹有暨益暨稷之事。故以名篇。**胡士行詳解**。此與前篇文勢相接。以便竹簡分為二。**陳大猷集傳**。呂氏曰。如論語學而子罕。惟取篇首二字以記篇名。後多類此。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仁山金履祥表註**。語意與臯陶謨相接。竹簡繁多。折為二編。今文合之。**王充耘書疑問**。斷堯典作於虞史。故以若稽古先之。舜典。大禹謨。臯陶。皆虞書也。何以亦言若稽古歟。大禹。益。稷。皆虞廷之臣也。而益稷不言稽古何歟。堯舜言典。禹臯陶言謨。益稷不言謨何也。答書者。古之史也。其紀錄則出於當時。其纂脩則成於後世。春秋傳所引虞書。皆云夏書。則知舜典。大禹。臯陶謨。必紀錄於虞朝。而纂脩於夏時矣。况自今以上。皆可謂之古文。何必異代而後謂之稽古乎。禹。臯。益。稷。固皆虞廷之臣。而益稷不言稽古者。蓋益稷一篇。今文本合於臯謨。故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不過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耳。是則稽古之辭。已見於臯陶之首矣。安有一篇之書。而兩言稽古者歟。且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

臯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况一篇之中。自禹稱暨益稷。播奏艱鮮之外。終始無益稷之言。是又可謂益稷之謨乎。合臯陶謨而觀之。可無疑矣。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

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書傳會選蔡氏傳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

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

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

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汎

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

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史記作橐。漢書作橐。以板為之。

其狀如箕。槌行泥上。橐。史記作橋。漢書作橋。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

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或行

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汎濫

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

而後水功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馬獸

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

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澮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

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澮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

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

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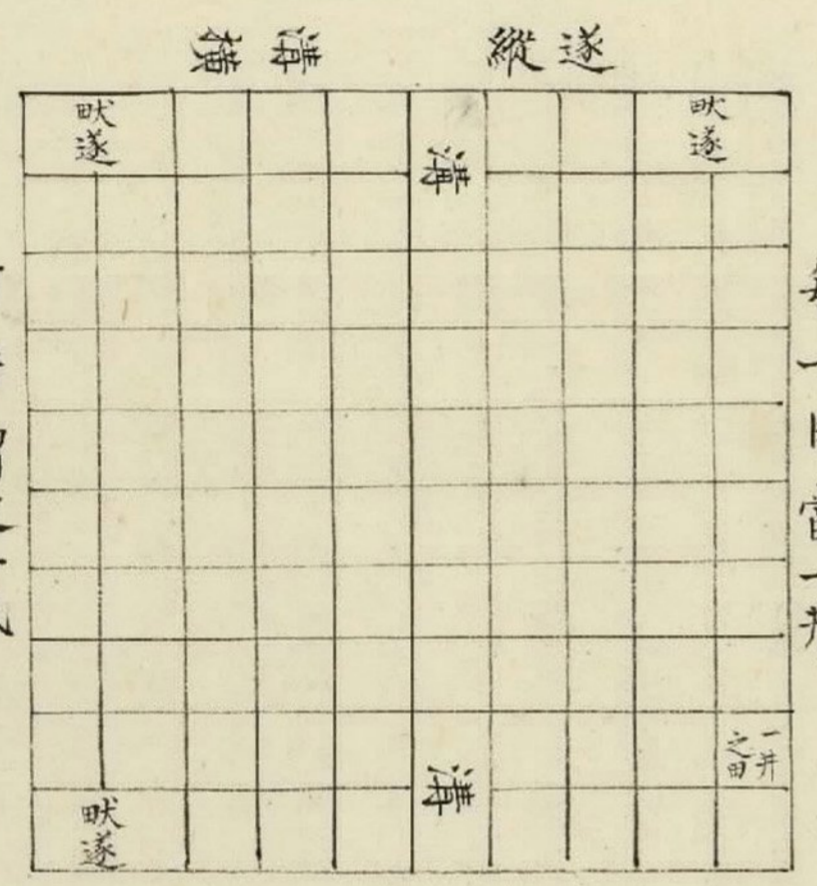
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

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鄭季友音釋經。牧音茲。整都念反。來平聲。載作代。反。刊丘寒反。字本作采。鮮音仙。下同。吠古法反。澮古外反。傳呼去聲。漫。謨官反。替音茂。又音務。日不明也。輻救倫反。探倫進反。檣充芮反。又丘妖反。昆如淳音範。師古音如字。撻步羊反。搗供土反。漢書音九足反。蹉倉何反。跌徒結反。治平聲。下治水同。埤音因。滴音彌。廣深陸並音去聲。度廣日廣。度深日深。然此特言其廣狹深淺之數。音如字亦通。洫忽域反。考工記。廣深二尺日遂。廣深四尺日溝。廣深八尺日洫。蓋吠極小。而澮極大。故云舉大小以包其餘也。氏尚艱食。按經文上句言鮮食。則日奏。下句言艱食鮮食。則日播。蓋謂播種艱難。故以百穀為難食也。蔡傳言氏尚艱食。則與上句語法不協。且一句之間。文義亦不道。馬氏本艱作根。云根生之食。亦謂百穀也。孔疏云。蓋奏鮮食。刊木所獲鳥獸也。稷奏鮮食。決水所得魚鱉也。積于智反。起治去聲。不保其治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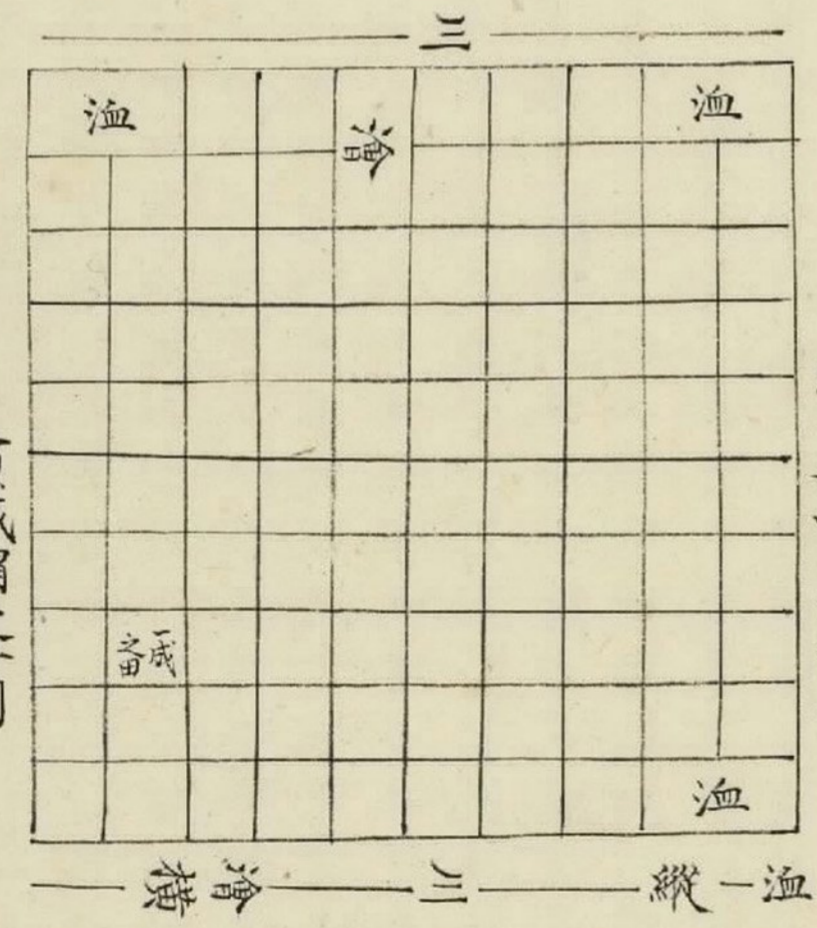
澮。澮澮距川圖。壹成之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吠。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

溝入一洫

每一目當一井



川每一目當百井



右一同之田。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日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日澮。九澮共入九川。一同之田。其遂九千。溝九百。洫九十。澮九。

百井謂之一成

百成謂之一同

陳師凱旁通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標此據古注也陸氏云輜

丑倫反標力迨反輜史記作橈至以上山不蹉跌也陸氏云輜漢書作橈

如淳音橈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橈形如木箕適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

絕子絕反標史記作橋徐音近迨反漢書作揭九尺反書凱云說見正義

又史記夏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樁正義云橈形如

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撻適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温州海

邊有之也樁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左傳云井堙木

刊見襄二十五年周禮一畝之間至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周禮冬官考工

記云見正義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孔安國傳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臯陶謨九德故

呼禹使亦陳當言禹拜曰都至予思日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

重臯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臯陶日吁如何問

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至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溺昏

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

乘標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日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

至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

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

之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

鹽徒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丞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

言天下由此為治本臯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陸德

明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謹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謹言善言也思徐如守

又息吏反孜孜音茲浩浩尸老反墊丁念反瞽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

乃歷反予乘下音繩刊苦安反輜丑倫反漢書作橈如淳音橈以板置泥

上服虔云木橈形如木箕適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橈橈音子絕反標力

迨反史記作橋徐音丘迨反漢書作揭九尺反隨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

同說文云橈斫又莊下反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距音戶澮思

俊反畎公犬反澮政外反廣尺上音光浪反深尺上尸鳩反下深二仞同

艱工開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食處昌應反鼈必滅反懋音茂

鹽余麻反丞之丞反粒音立治直吏下同當丁浪反重言帝曰來禹二

見舜典如何三克典臯謨隨山刊木禹貢重意汝亦昌言又師汝

昌言。禹謨。臯謨。禹拜昌言。予思日孜孜。君陳。惟日孜孜。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師汝昌言篇首。孔穎達正義。帝曰來。至汝昌言。正義曰。臯陶既為帝謨。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臯陶惟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沉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輶。楫。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為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鱉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臯至當言。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為帝舜謨者。以此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

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謨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瞽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瞽。墊。是下濕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瞽。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橈。音。山行即橋。丘。通。反。徐廣曰。橋一作輦。凡。玉。反。輦。直輶車也。尸子云。山行乘輶。泥行乘輶。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輶。山行則橈。居。足。反。輶。行如箕。橈。行泥上。如。淳。云。輶。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輶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橈。或作輶。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橈。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常昭云。橈。木器也。如今輦。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輶為一。輶與輶輦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

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謂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入於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

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材木也。勸天下。徒有之無者。謂徒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為米。糗。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己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勸人臣。非自伐也。要義禹陳治水乘載。暨益稷所以孜孜之事。四載與史記諸書同。而字體各異。刊木。訓除謂槎。謂開道治水。決川距海。由澮畎澮距川。故先言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言食魚以助穀。烝民粒。故萬邦乂。禹言此以勉人。並見正義。史浩講義。帝曰。來禹至萬邦作乂。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似亦有理。蓋味其辭意。則未竟也。臯陶方退。託於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而帝呼禹曰。汝亦昌言。是喜臯陶之謨。而使禹亦言之。

也。亦者連上文言也。禹聞帝命則拜謂帝曰。皋陶所言至矣。盡矣。予何言哉。皋陶欲其必言也。故驚歎而問焉。曰如何如何者。所以發禹之言也。禹曰。洪水滔天。浩浩無際也。浩浩懷山襄陵。丘陵且不見。况得平土乎。下民昏瞽。墊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是故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輶。山乘橈。隨山高下刊木。以積薪為隄防也。當是時。益烈山澤而焚之。得禽獸以進於斯民。補其乏食。益之功大矣。及水之將平。決九川以距四海。九州各有川導之。至于海。四海者。東西南北之水。各隨其地勢而導之。此禹行其所無事也。濬畎澮。距川解者曰。凡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為畎。百里之內。廣二尋。深二仞為澮。濬畎澮。距川者。大川也。明其水亦至于海也。此禹盡力乎溝洫也。海內漸得平土。於是稷降播種。以進於民。其曰艱食。草木之根也。鮮食。魚鼈也。民既得取艱食。鮮食。而商旅有塗可行。又使之懋遷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化者不腐敗。居者有儲蓄。悉民乃粒。則飢饉之患去。稷之功大矣。是禹以萬邦作乂之功。歸之益稷也。禹既歸功於益稷。益稷初無言也。而以名篇者。彰禹推賢遜能之德也。黃度書說。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皋陶慎厥身。修庶民。勵翼。益稷。予思日孜孜。是為三謨綱領。皋陶之論

道悉矣。禹奚復以言為哉。在力行而已矣。八年于外。手足胼胝。所謂思日孜孜者。言莫加乎此也。皋陶欲盡發其義。故歎息而問之。四載舟車。輶橈。隨山刊木。川依於山。而路因於川也。刊木。通道也。匠人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益。虞官。奏進鮮食。鳥獸。茹毛飲血。在粒食前。洪水草木暢茂。益烈山澤而焚之。乃奏鳥獸鮮食。九州之川。皆因其自然。趨下之勢。而通於海。大水既入。無汎溢之患。則於其中為畎澮溝澮。為溝澮洫。為洫澮澮。為澮澮川。稷。農官。艱食。稼穡。鮮食。魚鼈。川澮澮澮。本為播種。因奏魚鼈鮮食。懋勉。勉遷有無。使之相通。化其居積。使無壅滯。而後悉民乃粒。萬邦作乂。凡此不過數十言。禹之治水規模盡在此。益山澤之政。稷播種。與契敷教。其次序亦在此。可謂能言矣。言貴於可行也。而其見効如此。則豈不深切著明矣哉。皋陶昌言。禹拜之。禹昌言。皋陶師之。服善無我。聖人之心一也。故曰師師。絜齊。表變書鈔。帝舜端拱在上。而禹皋陶相與講論。治道於前。皋陶既陳謨矣。舜又命禹亦進其昌言。自思曰。贊贊。襄哉。之下。即繼之曰。帝曰。來禹。本不必分為兩篇。然必異其篇。而以益稷名者。蓋二人在唐虞時。其功亞於禹。皋陶。非他臣下比。不可沒而不彰。所以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益稷之功其大如此。書之篇名。不與語孟叙篇相似。

以益稷名篇。此等史臣之深意也。舜命禹亦昌言。不過只此一句。然則有何可拜。有何可美。而禹既拜之。又都之。彼果何所見。而若是也。此不可以不思。禹之拜舜之意也。夫臯陶陳謨。可謂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舜猶不以爲足。更命禹亦昌言。這一箇求言不已之意。禹安得而不拜。只亦之一字。禹便當端拜。禹謂我亦何所言哉。我之所思。惟日孜孜而已。孜孜者。勉勉不已也。日孜孜者。無日而不孜孜。言其孜孜之無窮也。禹之孜孜。即舜之求言不已也。所謂聖人亦惟不已而已。舜樂於聞善。其心不已。禹之工夫。亦只是孜孜不已。曰予思日孜孜。所以印證帝舜求言不已之心也。臯陶見舜有昌言之命。而禹所以復于帝者。不過孜孜之言。心竊疑之。故曰吁。而問以如何。吁者。疑辭也。如何者。言其所孜孜者何事也。禹於是自述其前日治水之艱難。予乘四載。四載。如注家所謂山乘車之類是也。隨山刊木者。方洪水未平。草木暢茂。道路不通。民無所得食。禹於是刊除其草木。闢爲通衢。然後往來始無壅遏。暨益奏庶鮮食。奏進也。鮮食。鳥獸之肉也。進庶民以鳥獸之肉也。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川。九州之川也。九川皆入於海。則天下之水無有不得其所者矣。決九川而使入於海。濬畎澮而使入於川。觀此二句。禹治水之功。大綱舉矣。觀畎澮二字。便知井田之

制已具於是時。畎澮乃井田之所有者也。暨稷播奏庶艱食。艱食。五穀也。得之也艱。故謂之艱食。始也。奏庶鮮食。既又播奏庶艱食。鮮食。至於洪水既平。懋遷有無。彼此變通。然後庶民乃粒。萬邦作乂。方其始也。民有未得粒食者。且只教食鳥獸之肉。到得庶民乃粒。然後舉天下之民。無有不粒食者矣。所謂奏庶鮮食。播奏庶艱食。鮮食。當時多少辛苦。若非禹與益稷。天下之民何由而得食。縱使只有禹。無益稷以輔助。則禹之一身。亦自了許多事不得。是益稷在當時有生養萬民之功。民之於益稷。有生死肉骨之恩也。無此二人。則民莫之得食。思至於此。其功豈不甚大。此其所以並於禹也。此其所以特舉而名篇。表而出之也。禹既如此。自述其艱難。臯陶乃曰。師汝昌言。今觀唐虞君臣之間。絕與後世不同。且如後世人主。若命其臣以汝亦昌言。必須於此敷陳治道。以爲治天下當若之何。禹却都無一言及於治道。止曰。予思日孜孜而已。蓋孜孜二字。有無窮之義。說此二字。是說無限治道也。且如人主爲天下。果能勉勉不已。日進無疆。天下何患不治。是孜孜之言。乃所以爲治道之大者也。至於臯陶有如何之問。禹亦不及於治道。但自述其前日之艱難。臯陶便曰。師汝昌言。且自今觀禹之言。若自矜伐其功者。所謂昌言。果安在。然臯陶便欲師之何哉。後世說

者謂古人不事形迹。理所當言。雖自伐其功而不為過。亦不必如此說。蓋此便是禹不矜不伐處。便是禹思日孜孜處。何者。常人當功業未成之時。則必艱難以基之。及功業既成。前日之艱難往往忘之矣。於是侈然自大。無復前日之心。此心稍更變。便是矜伐。便是滿假。禹成莫大之業。而猶不忘前日之艱難。方洪水未平。存於禹者。是心也。及洪水既平。存於禹者。亦是心也。禹之心。只是孜孜不已。學者須當看禹自述其艱難。此正是禹不矜不伐處。惟臯陶深知禹之心。所以有師汝昌言之辭。舜命禹汝亦昌言。禹便拜而都之。禹自言其治水之艱難。臯陶便謂師汝昌言。皆默會於言意之表。此無他。只緣其工夫一同。舜之工夫。即臯陶之工夫也。臯陶之工夫。即禹之工夫也。工夫既同。此其所以能默會於言意之表。與**拙齋林之奇全解**帝曰來禹。暨益奏庶鮮食。此文與臯陶陳謨同為一時之事。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於是拜而歎美。以謂臯陶之謨。既已盡善矣。然復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奉臣職而已。臯陶曰吁。歎辭也。臯陶於是歎而問禹以予思日孜孜之事。為如何也。揚子雲曰。禹以功。臯陶以謨。當舜之時。禹臯陶之事。君各以

其能自致其上。臯陶陳謨。而不敢自許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即承命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臯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且不逮。其何以有加於臯陶。故臯陶問其如何。而禹但以孜孜奉臣職見於已試之効者以答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臯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昏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橐。而史記及尸子。慎子。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載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輜。史記作擣。尸子作絕。慎子不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橐。史記作輦。溝洫志作楫。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輜與擣。絕。毳。一物也。橐與輦。楫。一物也。輜以版為其狀如箕。以擣行泥上。橐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治洪水之時。以此乘之。以為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以來。其說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為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載。世

多喜此說。蓋其文致附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四載止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乎。又其年數反覆齟齬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刊木者。蓋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後言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蓋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又得而施之。暨益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夫水土未平。民未粒食。於是暨益教民以食魚鼈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進也。奏庶鮮食。進於民也。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予決九川。至萬邦作乂。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各有所歸也。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沅也。淮也。渭也。洛也。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黑水終入為南海。後至于大陸。以非播為九河。入于海者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然海之量。合受眾流。若如此說。則是西海所受者。

惟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黑水。無此理也。若以決九川為九州之川。澤無所不決。而距四海為江水。皆歸於海。則無所不包矣。濬畎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疆理其地。則為溝洫。以宣泄平地之水。使皆歸於川。澤亦以為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至謂之澮。說見正義。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言遂溝洫。而曰畎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比其功役。又倍於隨山刊木矣。故所藉以為衆庶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於鮮食之外。又加艱食焉者。蘇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饑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於是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羸。以充飢者。所得艱食。即此類之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又加以阜通貨賄。以給其資生之具。懋遷有無。遷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徒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是也。既懋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興農事。而使民饗其粒食之利。粒食者。五穀之食也。民既粒食。則飢饉墊溺之患。皆可以免矣。舜使禹陳其盛德之言。禹謙自牧。不敢

以陳謨自居。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洪水之初。浩浩懷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成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永無窮矣。鮑叔牙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日孜孜。其意如此。柯山夏僕詳解。帝曰。來禹。至予思日孜孜。臯陶前既已陳謨。帝於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既承命。於是拜而嘆美。謂臯陶之謨。既以盡善。夫何言哉。惟思日孜孜。奉臣職而已。揚子雲曰。云云見拙齋全解。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責也。以下文歷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等事。乃因臯陶問其所以孜孜不忘之意。故一二言之。實非自夸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臯陶曰。吁。至師汝昌言。禹既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職。故臯陶於是吁而疑恠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既承臯陶之問。於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遭此水災。憂愁困苦。至於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於是乘此舟車。輶。桴。四種之載。以隨行其山。刊除其木。開通障蔽。

然後致功。是時益寔掌火。焚烈山澤。助我治水。我又念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乃與益因其焚烈所得鳥獸。進之於民。使食之以充飢。蓋鳥獸新殺者。謂之鮮。故言奏鮮食也。但四載之說。解者不同。或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言十有三載。乃同。是九載之後。乘以四載。是為十三載。其實禹之代鯀。乃四載而成功。世多喜此說。蘇氏謂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是禹自謂駕此四物。以行山林川澤之間。非通九為十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九載相接。兗州之功。安可通九為十三乎。又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啓亦在水患未平之前。夫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至娶。自娶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中乎。况兗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指兗州之事。非謂天下共此十三載也。惟孔氏謂四載。為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桴。而史記尸子。慎子。漢溝洫志。所載亦與孔氏大同小異。切意秦漢以來。必有師傳。其說可信。水乘舟。至踐行險阻之具也。說見拙齋全解。禹既乘此四載。隨山刊木。以除障蔽。然後治水之功。可施。自予決九川以下。又禹言其孜孜治水之事也。史記以此決九川。謂

即禹貢導弱水以下。蓋弱水一也。黑水二也。河三也。漢四也。江五也。沅六也。淮七也。渭八也。洛九也。要之必不如此之泥。但所謂決九川者。蓋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通之。使距于海也。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此距四海為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道黑水入于南海為南海。以道河積石後言北播于九河入于海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切謂亦不必如此。泥。要之言決九川距四海。但謂決九州之川。使各因其勢以歸于海。故以四海言治水之法。先大而後小。先下而後高。使大水有所歸。然後小水有所入。理勢當然。禹之治水。先決九川距四海。則大者已有所歸矣。故此又濬畎澮。使得達於川。則小水有所入焉。按考工記云云。見拙齋全解。禹既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水既退而地利可興。亦有魚鼈可食。故禹於是與稷奏進其艱食鮮食。而使民得其口體之養焉。艱食。一說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故謂之艱食。蘇氏又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而得之艱難者謂之艱食。若古者凶年飢歲。民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羸。以充飢者。即此艱食之類是也。二說皆通。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上言刊木而奏鮮食。是除木所得。故知益所進為鳥獸之肉。此言決九川而奏鮮食。是決川所得。故知稷之所進為魚鼈之肉也。陳少南謂益

稷奏艱食鮮食於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爾。此說極當。禹既奏艱食鮮食以救民阻飢。於是又使之勉於遷有之無。互相資給。使有居積者得以貨易。如魚鹽徒山林材木徒川澤。既懋遷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安坐而饗粒食之利。粒食既足。萬邦自然各底其治。蓋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故也。舜使禹陳昌言。禹讓不敢當。能賢之責。故以孜孜自任。至臯陶問以孜孜之事。禹乃反覆陳其躬行之實。而其所言。皆根極至理。雖曰陳其所行實天下之至言也。故臯陶所以有俞而師汝昌言之說。黃彞卿尚書精義無垢先生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已之心。嘆曰。美哉此好善之心。然臯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言哉。予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得者。在克艱之言爾。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又曰。禹之功。即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別自求功。臯陶之謨。即舜之謨。舜不於臯陶之外別自陳謨。至於禹之心。即臯陶之心。所以不見謨在臯陶而若在己也。臯陶之心。即禹之心。所以不見功在大禹而若在己也。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教。或胥賡歌。其功遠。其言粹。故錄而為謨。大禹謨。臯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然稷為后稷。益作虞。奏艱食鮮食。賢遷有無而已。其功鉅者也。德焉而謨。功焉而否。不亦昭

昭然乎。臯陶曰吁。至師汝昌言。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塾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塾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斯民之罹害而不為之憂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蓋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呂氏曰。子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鳥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殺塞。全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所謂穀粟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食相兼。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割絕不通。故天下之物。有處充積。無處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不均。化居。變其居積。謂如此處出茶。茶必有餘積。故化之於出鹽之地。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物物如此。自然均足。於是烝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得其治。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伐。不自滿假之人。當萬世成功之後。宜乎如所謂君子所過者化。曰求新功。子路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至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今乃歷舉其功。似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常存敬懼之心。薛季宣古文訓。帝曰徠命。女亦冒心。帝摻曰。瓶。帝子何心。子息曰。孳孳。咎繇曰。号。如何。命曰。滌水滔天。灑灑襄山。

襄陵丁民旦塾。予竟三觀。隨山聚木。泉菽教。歷蠶食。于決九川。距三棄。容人。以岬川。泉槐。困教。歷蠶食。楸。墾。亡。愧。屋。丞。民。鳥。驗。方。當。筮。人。咎繇曰。俞。帶。女。昌。心。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助。遂。以。名。篇。虞。夏。之。間。禹。臯。陶。益。稷。勲。惠。相。次。臯。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効。得。禹。言。而。後。彰。書。以。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臯。陶。也。禹。不。伐。而。歸。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益。也。臯。陶。稱。嘆。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而。後。有。功。四。載。舟。車。橈。楫。行。於。水。陸。泥。山。者。泮。水。滔。天。人。獸。雜。處。疑。若。無。可。為。者。益。為。虞。官。故。禹。得。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棄。為。后。稷。故。禹。得。濬。田。間。之。水。通。于。大。川。又。決。九。川。東。至。于。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水。旱。之。備。復。為。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食。粟。而。天。下。大。治。惟。勤。不。怠。始。若。難。而。終。易。矣。禹。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臯。陶。美。而。師。之。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為。事。矣。鮮。安。也。橈。今。踏。屨。狀。類。小。舟。有。几。憑。身。感。後。以。行。塗。者。楫。脚。澀。子。也。今。人。塗。淖。則。施。之。僑。下。登。則。去。後。降。則。去。前。者。陳。經。詳。解。帝。曰。來。禹。至。臯。陶。曰。吁。如。何。帝。呼。禹。而。來。謂。汝。亦。

當陳盛德之言。臯陶已陳知人安民之謀於先矣。舜於此求善無厭。故樂聞其言而不已。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諸人以為善。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舜方求其言。而禹且自以為無事於言。蓋禹之意。在於躬行而不徒言也。予尚奚言之有。予之所思者。日以孜孜為念。謂其不怠也。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人以躬行為言。而未嘗以言為言。舜之求言之意。非不善也。第恐求言則有餘。躬行則不足。適以為無益而已。故禹以日孜孜為事。因以感悟帝舜。臯陶見禹孜孜之言。遂疑而問之。蓋臯陶亦欲禹之陳謨。不以己之知人安民而遂自足也。禹乃不以言自任。臯陶豈能無所疑於心哉。君臣有常分。舜以汝命禹。禹亦以予自稱。若敵已然。於此亦可見誠意之交孚。不可以常分論也。禹曰。洪水滔天。至師汝昌言。禹因臯陶如何之問。遂歷陳當時所以治水之功。洪水滔天。浩浩然言水之大也。懷山襄陵。民有昏墊之害。昏墊。墊溺。困於水也。如此。予於此時乘四載。即先儒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是也。隨九州之山。刊除其障蔽之木。以通水道。害去則利可興。暨益奏進。庶鮮食於民。益是時為山澤之官。所進鮮食。即鳥獸之新殺者。予決九州之川。而至四海。則大水有所歸。濬通畎澮之水。而至於川。則小水有所入。自水之未通達。

也。九川橫流。畎澮無所受。川既決而之海。則畎澮可濬。而之川矣。水退而平土可耕。乃暨稷播種。而進庶艱食於民。謂民方阻飢之際。則五穀之食為艱食。又以鮮食魚鼈之新殺者。魚之苟可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此章可見大禹治水之規模次序。莫不先定於胸中。惟其規模先定。是以簡要而不繁。初不見九州之為大。洪水之為難也。使禹於此見其大。見其難。則將退縮而不敢為。紛亂於中而不能為矣。先刊木而後決川。決川而後濬。畎澮自有次第如此。此所以為行其所無事也。懋遷有無化居。洪水方退。民之日用飲食者。未均其利。必使有者遷之於無。化其所居。積則民可以均其利。若魚鹽則徙之於山林。材木則徙之於川澤是也。然民情未能遽然從上。則必勉之。謂敦勸之。而使之遷。有無化居也。如此。則交相生養。而民力自裕。故蒸民乃粒。倉廩既實。而民知禮節。故萬邦作乂。此禹之功。見於孜孜力行者如此而已。然大禹有功。號為不矜不伐者也。夫何臯陶之問。而乃自言其功。略無謙遜之意。何也。曰。禹非矜功也。自言其成功之艱難。所以使君臣之際。常以憂勤為念。則艱難之功可保也。臯陶曰。兪。師汝昌言。禹以為予何言矣。而臯陶復曰。師汝昌言。蓋他人以言為言。而禹以躬行為言。故其言為可法。臯陶以夫謨名於世。宜若無羨於禹之言也。而猶

問之於先師之於後。臯陶曷嘗矜己忘人。如後世之士。名欲已歸。遂至於抑人以揚己哉。胡士行詳解。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前篇臯已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不忘此。禹深見天下之理無窮。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孔子所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臯陶曰吁。如何。臯用土造到禹地位。故嘆而問。汝之旨。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惑。墊溺予乘四載。水陸泥山。隨山刊伐木。除障蔽。暨益烈山澤。奏進糜食。鮮新食。鳥獸魚鼈。予決疏滌九川。九州之川距歸至四四方海。濬深畎。廣尺濬。廣二尋。七尺深。二仞。八寸距川。暨稷播種。奏庶艱食。殺洪水時難得鮮食。以鮮食。魚之懋勉。民遷有無。運有至於無之地。化貨易居。所積。悉眾民乃粒。粒食。萬邦作乂。治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平。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粒食。以其成之之難。而思保之之不易。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謂日孜孜者。非自誇其功也。遷化貨也。洪範。一曰食。二曰貨。臯陶曰。俞師法。汝昌言。禹雖退處於何言。不以謨自鳴。然所言如此。昌孰加焉。陳大猷集傳。帝曰來禹。至予思日孜孜。新安王氏曰。孜孜。勤勉不已也。呂氏曰。臯陶陳謨既畢。帝見禹在側。故呼禹來。使其亦陳昌言。愚曰。

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呂氏曰。禹曰都以下。正與魯點答孔子同。但魯點氣象猶露。聖賢分量自異。禹遠理深。見得道理無窮。愈加勉而愈不自止。蔡氏曰。見會通。無垢。張氏曰。見精義。唐孔氏曰。見正義。臯陶曰吁。如何。呂氏曰。吁亦悄然之辭。臯陶用工到禹地位。故復問其如何。禹曰。洪水滔天。至師汝昌言。愚曰。昏謂茫然莫知所之。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除木也。刊木以達險阻。除殺障也。唐孔氏曰。與益奏進眾鮮食於民。新殺曰鮮。謂刊木所獲鳥獸也。孫氏曰。益為虞官故也。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佃也。呂氏見黃彝御精義。王氏曰。濬治而深之之謂。川或不濬。於其壅塞也。決之而已。唐孔氏曰。畎澮。舉小大而略其餘也。愚曰。觀畎澮。則知井田之法。成於禹久矣。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決九州之川。通之。至於四海。濬其畎澮。以至於川。呂氏曰。大水入海。而後小水有所歸。此禹治水之次第。朱氏曰。九川至海了。却旋疏小水入川。此是大形勢。愚曰。此見禹治水規模宏大。而工夫縝密。聖人作事皆然。薛氏曰。見薛季宣古文訓。葉氏曰。艱食。稼穡也。言稼穡艱難也。蘇氏曰。見拙齋全解。唐孔氏曰。水漸除矣。與稷播種眾穀。孫氏曰。稷為農官故也。新安王氏曰。此教民稼穡也。進眾鮮食。此鮮食。謂決水。

所得魚鼈也。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漁也。愚曰：上古茹毛飲血，伏羲作罔罟以佃，以漁，人已鮮食。至此益廣，爾張氏曰：食給矣。於是懋遷有無以通其貨焉。愚曰：遷徙有無，貴於懋勉，不懋則所遷者不繼。新安王氏曰：居儲也。有者因遷而可化，以通其所有餘，無者因遷而可居，以補其所不足。王氏曰：物不可積，則使之化，可積以待，則使之居。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負販也。新安王氏曰：米食曰粒。愚曰：作乂，興於治也。張氏曰：食給貨通，然後可以致力於農，故衆民乃皆粒食。既富而後教化行，萬邦所以作乂。呂氏曰：此段須看乃字。洪水滔天，禹用力如此艱難，然後衆民乃粒，而萬邦賴以作乂。愚曰：神農作耒耜，粒食已久，洪水既平，稷始教人盡播種之方，而衆民皆粒。愚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勤者萬物所由廢。臯陶問禹所以思日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勞，與作乂之效以答之，而不及其他，蓋以吾平生受用，唯在孜孜而已，意在言外也。呂氏曰：禹雖非陳謨，是乃陳謨之大者，故臯陶俞之，而曰師汝昌言。呂氏曰：治定功成，禹恐難保，正如管仲告桓公無忘在莒之意，謂今日無事，須當存昔日艱難之心。艱食，伏氏作根食。吳氏曰：謂根生如百穀之類。孔氏曰：見孔傳。夏氏曰：見柯山詳解考工記。見正義。林光朝艾軒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衆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乎。禹謂予何言。予思日者孜孜之意，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日謂往日也。臯陶曰：吁，如何。蓋問往日所為孜孜之意，禹因述往者懷襄昏墊之患，吾嘗乘四載隨山刊木，蓋則奏庶鮮食矣。吾嘗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稷則播奏庶艱食，鮮食矣。禹不忘胼胝辛苦之狀，又不忘所以一食之頃。光武謂馮異曰：倉卒無羹，亭豆粥，虜沓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益奏庶鮮食，謂魚鼈凡可食者。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謂旁取草木之實，雜魚鼈以進之。懋遷有無化居，衆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向者孜孜之事，終不敢忘。臯陶謂是言也有所可法，故曰師汝昌言。仁山金履祥表註：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章。孜孜之實，其初救民之權宜，其中民食之兼舉，其末民食之皆足。又曰：濬畎澮，井田之制，昉乎此。王天與纂傳：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蘇氏曰：予何言者，猶臯陶之未有知也。思日孜孜者，猶臯陶之思日贊贊也。皆相因之辭，是以知曰之曰當為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夫。許氏曰：乘

駕也。王氏曰。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川。使小水有所入。葉氏曰。洪水之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隨山刊木。除其壅蔽。然後益得以烈山澤而焚之。禽獸可得而食。所謂暨蓋奏庶鮮食也。決九川使至海。濬畎澮使至川。降丘宅土。然後稷得以播五穀。教稼穡。兼魚鼈而食之。所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郁氏曰。禹言暨蓋於隨山刊木之下。言暨稷於濬畎澮距川之下。則是以刊木之故而暨蓋。以濬畎澮之故而暨稷。夫木乃山林之產。畎澮乃田間之道。益為虞實主山澤。以刊木之故暨蓋。則木之所以刊。皆益實為之。稷田官。常出入田間。以濬畎澮之故暨稷。則畎澮之所以濬。皆稷實助之。刊木以除水之菑。濬畎澮以致水之通。二者治水大事也。而益稷有功焉。則是治水功成。禹固為先。益稷實亞之矣。說者不以刊木論暨蓋。惟以奏鮮論暨蓋。不從濬畎澮論暨稷。惟以播奏艱鮮論暨稷。於是禹所言者。殆類自侈其功之辭。今當從隨山刊木暨蓋。濬畎澮距川暨稷作句。則禹所言。悉是歸功於此二人也。應氏曰。勤而不匱。流而不滯。公天地之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豈後世均輸平準。區區殖利以自私哉。伏生大傳作貿。遷有無化居。又曰。艱鮮並奏。食貨交貿。而必總之以乃粒。則養民之政本可知。六府之土。穀惟修。五行之土。爰稼

穡。本末輕重之序。瞭然也。蔡氏曰。見會選。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

見正義。陳氏經曰。見詳解。夏氏曰。見柯山詳解。陳氏曰。見陳大猷傳。林氏

曰。見拙齋全解。黃鎮成通考。禹曰。予乘四載。蔡氏曰。水乘舟。至以上山不蹉跌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蔡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

至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愚按畎澮之制。蔡氏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句六十四井。五百

一十二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至大川之上。必有塗焉。注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

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為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

澮。畎澮陳祥道曰。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

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

有逕。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至謂之澮。見正義。司馬法。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蓋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十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畝。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廩。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魯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

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邪。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澮。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畝。是為八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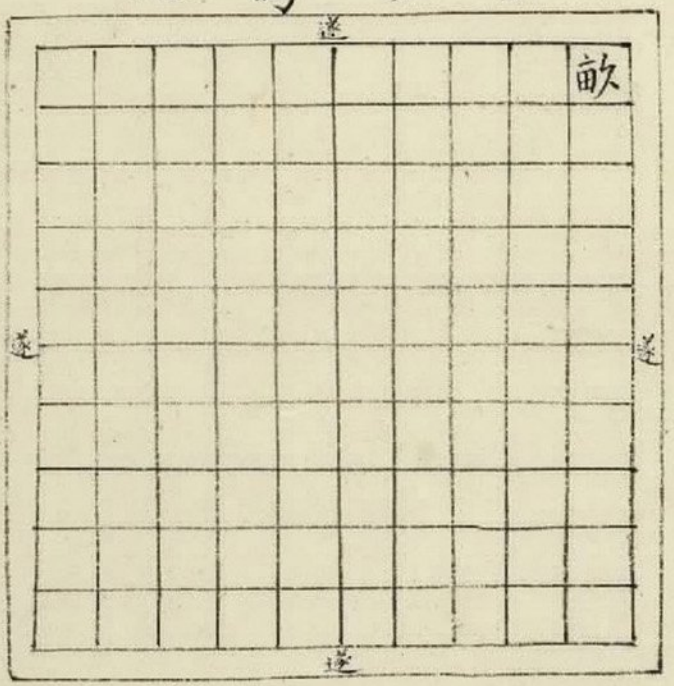
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夏貢商助。周徹。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者。周人之徹也。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問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鋤粟。許慎釋鋤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十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同乎商。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氏以為商制。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畊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畊百畝。以公田十徹助。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頡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入。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入。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洎歷商周。則田漫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嘽嘽原

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則法畧於夏。備於周可知矣。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力政。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不與。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媿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野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

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後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後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役輕重均而已矣。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鄫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鄫。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鄫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三月不從政。然則後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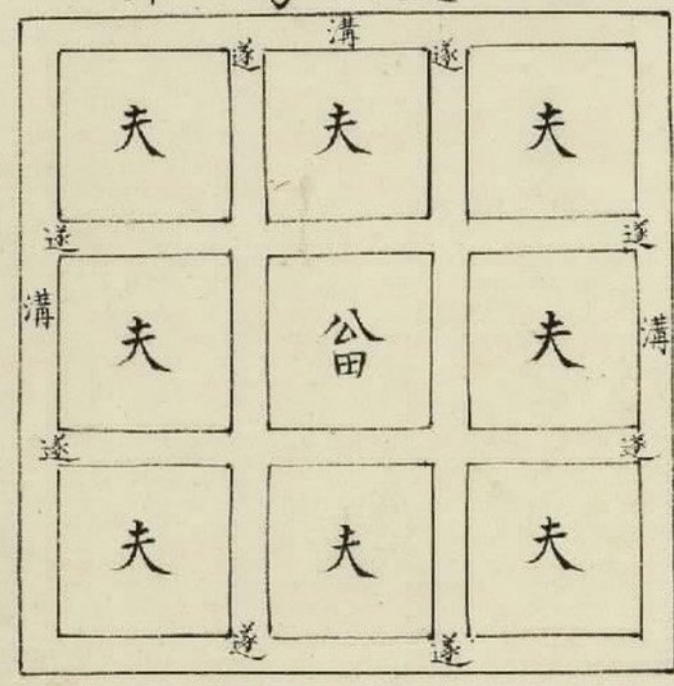
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月。王制。月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卿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從。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夫為畝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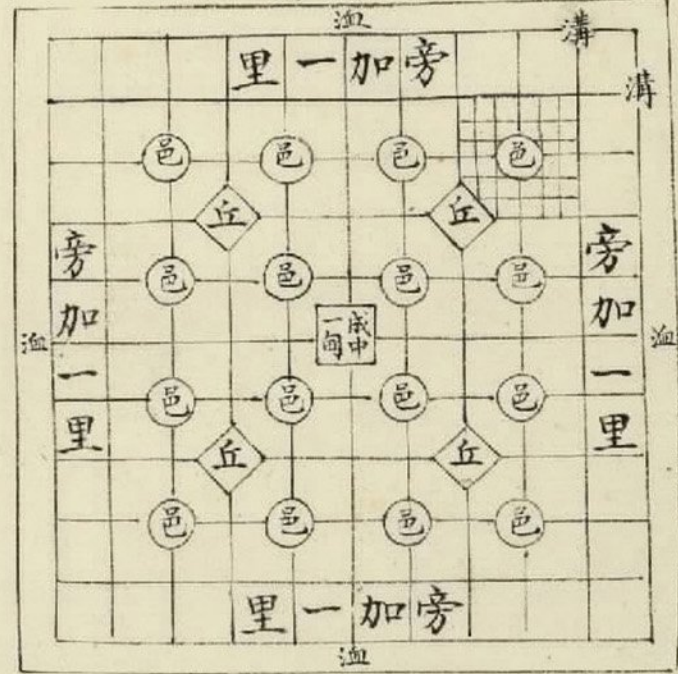
夫間有遂
匠人註曰
古者報一
金。兩人併
發之。其壟
中日。暇
上曰。伐。伐
之言。發也。
田一夫所
佃。百畝。計
方百步。遂
者。夫間小
溝。遂上亦
有。遂。
廣二尺深
二尺曰遂。

九夫為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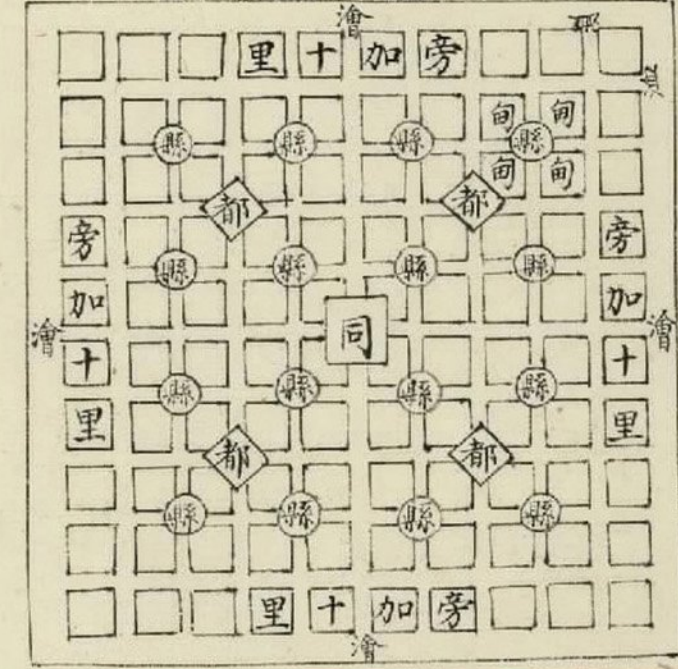
井間有溝
匠人註云
此畿內采
地之制。九
夫為井。井
者方一里。
九夫所治
之田也。采
地制井田
異於鄉遂
及公邑。一
井之中三
三相具。出
賦稅共治
溝也。
廣四尺深
四尺曰溝。

四丘為甸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綠邊一里治。四丘為甸。四丘為甸。為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甸。

四都為同



廣八尺深八尺曰澮。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同間有澮。註云。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綠邊十里治澮。井田之制。備於一同。

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云。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道于川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莆陽黃

四如曰。鄭司農。盱江李氏。皆以為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說曰。載師職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安在為井田之法。周之畿內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侯國之制。此鄭康成等說也。匠人職。九夫為井。云曰。此畿內采地為井田之制。遂人職。夫間有遂。云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甸稍都縣十二。取民之法。既與畿外井田九一之法不同。縣都采地一井一溝之法。匠人又與鄉遂十夫同為一溝之法不同。誰謂成周盡用井田之法。此亦鄭司農等說也。夫成周實舉天下通用井田。其著於經本無抵牾。而讀者不知經文有上下相蒙。縱橫互見之義。故為之說耳。吾觀載師職。皆指園廛而言。冠國與園廛三字於其上。而其下者。悉蒙上文。今以十二為田稅用。畿內用貢法。以井田為侯國用之。王畿不用。則經文九夫為井等語。皆可棄而不顧矣。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橫言之。匠人言九夫為溝。以方度之。其實則一。是縱橫互見。彼此相明而已。而曰。匠人溝洫之說。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殊不可曉。載師謂之任地。則非田也。謂園廛又非田矣。漆林又非田之所植。豈得謂之田稅。周之徹法。最為盡善。度其隰原。徹田為糧。蓋自公劉已然。後特導而守之耳。或曰。周為井田。田有不可井者。奈何。曰。所謂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爾。山川陵谷所在有之。

如不可井。則亦計其夫家。與步畝之數。授之。取登足而已。何必坦然如一。枰而溝洫。縱橫於其上乎。經生說經。必欲畫地為圖。四方平正。以就死法。故其為說。例皆互異。不能自通。於是立井田溝洫異制之說。又不能通。則以為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據也。吳澂纂言。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孜孜勤勉不已之意。禹臯陶相與問答於帝前。臯陶既陳謨。帝呼禹使之亦陳其言。禹拜而嘆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臯陶問其所以孜孜者。禹乃言前此勤勞治水之事。昏瞶謂四顧茫然。莫知所之也。墊下。謂卑下之地。為水所及也。四載。說見會選。隨。循。利。除也。蓋水涌不洩。平地皆水。不沒者山耳。故循山伐木。以通治水之道路也。秦進也。肉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播種。暨。益教民以田。進刊木所得禽獸之肉以食也。九州之川。距至。濬。深也。周官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夫之間。廣深二尺曰遂。一井之間。廣深四尺曰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皆田間水道。此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至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至于川也。播。謂播種百穀也。艱。漢今文作根。謂百穀根生。其實可食者也。或曰難也。人力所成。得之不易也。暨。稷教民播穀以供食。然可

耕之田尚少。故又教民以漁。魚進決水所得魚鱉之肉以食也。懋。大傳作貿。貿易也。遷。徙也。化。變換也。居。儲積也。兩相貿易。遷有於無。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悉。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皆得粒食。而萬邦興於治也。禹之急。謂今水患雖平。然不敢忘昔之勤勞。而遂安逸。欲常如治水之時。所謂孜孜者如此。而臯陶以其言為可師也。許謙叢說四載。蔡傳。見會選。陸德明曰。見釋文。疏曰。見正義。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橈。山行乘樁。然則輻輳。與橈。橈。為一物。板置泥上也。標。與橋。輦。樁。為一物。木牀人舉以行也。書釋題。帝曰來禹。至子思日孜孜。石林葉氏曰。古之聖賢。推賢上能。更相先後。不以己長而掩人之善。故禹欲因臯陶之言而發其謨。臯陶欲因禹之言而明其功。舜能從容在上而兼受之。此所以無為而治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懋。遷有無化居。至師汝昌言。蘇氏曰。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臯陶吁而問之。禹乃極言孜孜之効。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臯陶曰。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不師乎。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董鼎輯錄纂註。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纂註。王氏曰。大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濬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不決川。則雖濬

畎澮不能除水患也。林氏曰：艱食，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蔡氏元
度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暨稷。
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呂氏曰：禹不矜
不伐，今乃歷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雖
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曰：孜孜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
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玉篇：樞，丘喬反，亦作黠。
又子絕反，樞，居錄反。愚謂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土田山澤，鳥獸
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
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餒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
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奏進也。益專言之，
稷言播奏於艱食言播於鮮食言奏也。既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不
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
世孰從而知之？新安陳氏曰：見陳櫟纂疏，蘇氏曰：見王天與纂傳，陳氏
大猷呂氏曰：見集傳，陳氏曰：見柯山詳解，陳櫟纂疏，愚謂舜禹好善之心
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之昌言，此舜好善
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臯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

日孜孜，力行不倦，勉為善於己也。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
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舜禹之所以聖，以此也。禹因述治水之勞，
以寓警戒，蓋欲君臣間常如洪水未平時，因前日之已孜孜者，而日益孜
孜，以保治於悠久，非自稱其功而已。他人以言為言，禹述躬行以為言，宜
臯以其昌言為可師，亦知其警戒之深意矣。蘇氏曰：見王天與纂傳。

唐孔氏曰：見正義，王氏、呂氏、蔡元度、董氏曰：并見董氏纂註，融堂錢時

書解帝曰：來禹。至子思曰：孜孜，不已也。孔子曰：為之不厭，又曰：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將至而不知，矧可得而有言，故又曰：
天何言哉，或曰：禹前乎陳克艱之謨，不一言而足，克艱即孜孜，曷為而又
有言，後乎此陳安汝止之旨，亦不一言而足，安汝止，即孜孜也，曷為而又
有言，噫，禹未始有言也，雖然，不可得而言也，如之何而又可思也，起意而
思，乃夫乃離，不識不知，雖思非思，夫是之謂孜孜。臯陶曰：吁，如何，至師
汝昌言。臯陶問予何言之對，意謂禹亦當陳謨，故吁之，然未究孜孜之
旨，故復發如何之問也。愚觀禹答臯陶之問，自言所以孜孜者，只說治水
一事，不覺使人起敬起嘆，聖人純一不已之功，其用處乃如此，或曰：禹之
治水，在舜攝政之初，今幾平矣，日思孜孜，正是言日用事，如何獨舉此舊

事以為言。嗚呼。是愈使人起敬而起歎也。方治水之時。禹之孜孜由是也。既治水之後。禹之孜孜由是也。不言我今日之事如何。而獨舉以異時之。所以治水者。此正明示孜孜之妙。始終一念。無古無今。所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者也。臯陶聖學工夫。洞達此旨。一聞禹語。不覺稱贊。既俞之。且師之曰。師汝昌言。禹曰。予何言。而臯陶乃謂之昌言。此其所以為昌言也。衆聖對答。神機妙用。如風雨雷電。出沒變化。嗚呼。何其盛哉。李省忠音註。臯陶陳謨既畢。帝故呼禹使亦陳昌言。禹見舜好善之心不已。拜而歎曰。美哉此心。然臯陶昌言至此極矣。我復何言哉。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自勉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下民昏替。墊溺。予為便民之具。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櫟。隨山以相水勢。除木以達險阻。及益進衆新殺之食於民。鳥獸魚鼈之類。予疏滌九州之川。通之至於四海。然後濬深畎澮之水。以至於川。大水入海。而後小水有歸。蓋其次第也。水漸除。土可耕。則及稷播種五穀。進艱得之米。與新殺之禽魚於民。懋勉遷徙所有之物於所無之地。可化則化之。可居則居之。化變易也。居儲積也。衆民乃得粒食。萬國皆興。作於又治。王充耘讀書管見。臯陶陳謨已竟。帝呼禹使言。禹謂予何所言。所思者曰。孜孜而已。猶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臯陶有

如何之問。而禹遂有治水之陳。其意以為當洪水橫流之時。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是故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播艱食。奏鮮食。懋遷化居。然後丞民得以粒食。萬邦遂爾作乂。此豈空言所能辦耶。要非孜孜不可。此予之所以欲無言也。臯陶自以其所見之不逮。故云師汝昌言。傳者謂禹述其治水本末。而警戒之意。實存其間。蓋欲君臣勉力以保治。切恐經文原無此意。艱食者。用人力播種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非如鳥獸蟲魚自然生長也。故以彼為鮮食。此為艱食。王充耘主意。帝曰。來禹。至。帝予何言。聖君進大臣而欲其美言。不必遜諸人。大臣贊同列而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夫美言者。公天下之言也。聖君公天下以為問。大臣公天下以為對。尚何人與己之間哉。觀舜禹問答之間。足以見益稷合於臯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臯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足其已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言遜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敬。都以其贊其美。繼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乎。然則帝舜為求言之至。大禹為知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臯陶之心。無間然矣。予乘四載。至萬邦作乂。此是聖人除患興利之次第。方懷山襄陵時。平地皆水。不可行。故隨山刊木。平地不可播

種故暨益奏鮮食以汲汲濟民。及水漸平。方得決川距海。濬吠澮距川。而平地可以播殖。故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又恐其有無不能相通。故懋遷有無化居。然後烝民乃皆得粒食。而萬邦作乂也。蓋播奏艱鮮。但各隨其地之所宜而已。未能兼濟天下也。直至通有無。然後無一民不得其養。故曰烝民乃粒。上大槩是隨地興利以足民食。下是民食足而治功成。聖人視天下之饑溺。猶己饑溺之。故汲汲焉興利去害。而又有以均其利於天下。此所以民食無不足而治功無不成也。**陳雅言書經卓躍**帝曰來禹。惟思日孜孜。此題在汝亦昌言截。此篇伏生以合於臯陶謨。故作此題者。必須通上篇考之。方有說話。轉得實。蓋因臯陶陳謨之後。進禹而謂之曰。知人之謨。臯陶固陳之矣。然知人之外。他豈無可言者乎。汝來而亦昌言可也。安民之謨。臯陶固陳之矣。然安民之外。他豈無可言者乎。汝來而亦昌言可也。此聖君好善之心。為無窮。故惟恐善之在人者。未盡聞於己也。禹於是拜以致其敬。都以其贊其美。稱帝而告之曰。天下之事。莫大於知人。臯陶既陳之矣。我更何所言哉。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天下之事。莫大於安民。臯陶亦陳之矣。我更何所言哉。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此大臣好善之心。亦無窮。故以為善之在人者。必當遜諸己也。君臣之間。

同一好善之心。此孟子所謂舜樂取諸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者也。予乘四載。至萬邦作乂。此禹因臯陶問其思日孜孜之義如何。故歷述其治水本末之詳。而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治於無窮者也。此題合作三截。予乘四載。至奏庶鮮食。是一截。治水之始也。予決九川。至艱食鮮食。是一截。治水之中也。懋遷有無化居。至萬邦作乂。是一截。治水之終也。然又須橫截。分作兩大段。始而隨山刊木者。所以殺其壅遏之勢。中而決川濬吠澮者。所以導其汎濫之歸。終而懋遷有無者。所以化其居積之貨。安民之道。至是而始備。謂之予者。禹自言其己之力也。始而暨益奏庶鮮食。於時艱食無有也。故惟進夫鮮食而已。中而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於時艱食猶未足用也。故兼進夫鮮食焉。終而民乃粒。萬邦之治。為之興起。則舉無事乎鮮食之奏。養民之道。至是而始盡。謂之暨者。禹言其非盡己之力也。若是則去昏墊之害。致平成之利。其難如此。安得不思日孜孜。保治於無窮乎。此大禹進言之深意也。不然。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警戒之意。存乎其間。臯陶又何以謂之師汝昌言也哉。與耕云。此題在化居截。以隨山川。濬吠澮。為除害。奏鮮食。懋遷化居。為興利。此有以見聖人施功之序也。曰。乃粒。作乂。此有以見聖人成功之難也。**黃彝卿尚書精義**無垢先生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

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為之佐也。同心贊協。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倘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不自廢於唐虞之時。至列名於禹臯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復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於臯陶之後焉。王充**論衡**疑問斷禹治洪水。暨益稷奏艱食鮮食。厥功懋矣。及舜授禹位。獨讓之臯陶。而不及益稷。何歟。益稷之後。各有天下。而臯陶之後。世竟不有天下。則臯陶之功。亦不足恃歟。答虞廷諸臣。禹以平治水土而立功。臯以明刑弼教而成功。其事為兩途。而皆有功於民者也。若益稷則佐禹以成功。其於禹。蓋同功一體。而非臯陶之功。足與禹為敵者比也。舜以平治水土之功。而讓禹。禹自愧其功德之不足。以當大任。若復推遜益稷。則亦平治水土者耳。益稷之功。可稱。則已烏得為無功者耶。故泯益稷於不言。而推讓臯陶。蓋其心以為若己之平水土。而不足以得民心。若臯之明刑弼教。為能種德。以得民心耳。若斯人者。使之有天下宜也。此禹之意也。然禹之除大患。興大利。其功德終非臯陶可比。此舜所以訖授以天下。而益稷同功之人。其後世

亦有天下。謂臯陶足以有天下者。禹也。以人事推之也。臯陶之後。世竟不有天下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此其又變也。而非可以常理論也。宋純愚藍縷集。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澤被乎天下者。既底於大同。故言契乎人心者。非出於苟同。夫人臣之事業。凡其昭著乎天下之公者。固人之所心服。其或議論不厭於人心之私者。必其淺功末効之僅可稱紀者也。有如大臣養民之澤。既彌滿乎天下。是雖不言而人已深信之。孰謂其形諸言。而有異論者哉。昔禹臯以公道相與於虞庭之上。有見乎此。方禹之自述也。謂當民生阻飢之時。而致烝民粒食之養。由是教化行於富足之後。萬邦躋於作乂之域。謂非底於大同可乎。然禹之功在天下。既已均其生養。在廷臣豈復異其議論。是宜作乂之一言。方發之禹。而俞之一辭。已見之臯陶。蓋理當於心。心會乎理。夫豈苟同。而為是者。利同而効亦同。故天下有餘治。理同而論亦同。故同列無餘辭。非大道為公之日。曷能致是哉。云云之意。有立功。有立言。能禦大菑。能捍大患。施之利澤。安養者。是之謂立功。豐而不餘。約而不失。見之議論。是非者。是之謂立言。然功成於己者。未能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則言出於人者。豈能弭異論之捷出。而塞群疑之紛紜哉。蓋任天下之重者。不可以小用。而致澤民

之功者。不容於有遺。故有一民之未被。則於己之功為有虧。有一節之未舉。則於人之言為有愧。故凡夸稱而樂道者。未必出於人心之誠。當小惠之未徧而曰。我能是。我善是。此固不能逃議者之口也。惟夫澤潤生民。無缺然不滿之處。功被天下。有翕然大同之風。則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已心悅而誠服。安有浹洽於黎庶而不見知於比肩之人。昭著於海宇而不見信於在廷之論也哉。此禹之功所以博。而臯陶之言所以約者。厥有旨也。今夫吾何以知禹之功為博也。貫利之既通。無彼疆此界之殊。土地之既又。有耕桑隴畝之計。播種之功既加。而九谷之孰以時。獲之程程。而積之粟粟。彼有遺秉。而此有滯穗。安居而暇豫。優游以自足。向之茹毛飲血者。今得以飽膏粱矣。向之阻飢而不給者。今得以悅芻豢矣。口體之養既充。而禮義之風自著。雖海隅出日之邦。有上恬下熙之樂。而保合大和之盛。無干紀戾常之民。胡越一家。車書萬里。謂非底於大同可乎。禹之自述者。蓋如是。而吾又何以知臯陶之言之為約也。人之常情。聞人之功者。嫉妬之所由生。而見人之自誦其功者。未必不冒疾以惡之。聽人之言者。譏議之所自起。而見人之自述於言者。未必不群嘲而詆之。今也。禹即是功。而為是言。嫉妬一生。將必有以妨其功。譏議一起。將必有以沮其言。而臯陶

不然。發之於心。形之於口。隨聲而答。曾不留難者。自一俞之辭。而無異議也。隨響而和。靡有疑問者。自一俞之外。而無餘說也。臯陶豈苟同而姑徇之者。禹之功。至萬邦作乂而極。臯陶之言。至於理而止。固如是哉。嗟夫。古人惟公道之昭明也。故其出而任人之國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其視斯民之無告者。不啻赤子。及其功在天下。德在生民。朝廷信之。天下信之。要之大臣。惟知為民耳。初不夸其能之出於己。同列惟知其為民耳。初不羨其事之成於人。茲其所以為古人之盛歟。後世惟私意之蔽蝕也。故其出而立乎人之本朝。建置安於苟且。功業淪於卑陋。坐視孺子之入井者。固駭乎無以議為也。間有思濟斯民。亦既勞止。而同列之相輕。或不免於事修而謗興。計安天下。乃可底績。而同名之相忌。或不免於德高而毀來。茲其所以為後世之薄歟。蓋至是而後知有禹之功。蓋知有臯陶之俞也。夫四海會同。而六府修。則烝民粒矣。東漸西被。而聲教暨。則萬邦乂矣。是功也。成於其手。出於其口。而在禹述之。蓋僅以為塞責。若夫均此德意。同此念慮。而在臯陶俞之。蓋亦以為當然。初非汲汲計事功之成否。而為議論之異同也。夫以禹之地平天成。萬世且為之永賴。謂當時而非之可乎。禹之克勤克儉。天下莫與之爭能。謂同列而忌之可乎。反覆禹臯之際。

而考論其精微。得不因臯陶之一俞。而發君子之三嘆也哉。王充耘書義
矜式懋遷有無化居。至萬邦作乂。聖人有以均天下之利。然後民食足
而治功成也。夫利或偏聚而不均。則民有不得其養者矣。治功何由而可
興乎。昔在大禹深慮乎此。故於水患既平之後。山澤之利已興。懋勉其民
徒有於無。交易變化其居積之貨。蓋欲使之有無相通。而利均於天下。然
後悉民乃得以粒食。而萬邦得以興起其治功焉。噫。使聖人懋遷之政不
篤。則利不足以周天下。而治效亦無由而著於天下矣。云云。嘗謂民之所
資者財也。民之所急者食也。天下之民所以享其利而遂其生者。皆由於
此。而治化興行之機。四海久安之效。莫不胥此焉出。何也。民者邦之本。而
食者民之天也。夫民衣食不足。則救死而恐不贍。何暇治禮義。及其家給
人足之後。求得欲遂之餘。率之以善。而不知所勸。威之以刑。而不知所懼。然後
以令則行。以禁則止。治功之興。其孰能禦之哉。民生於焉而可遂矣。然而
居山林者多材木。居川澤者多魚鹽。苟上之人不有以通之。則農有餘粟
而病於寒。女有餘布而阻於飢。民生之不遂者自若也。故為之君者。必有
以懋勉其民。使之徙其所有。易其所無。教者孜孜而不敢怠。以其有餘。其
不足者。勉勉而不敢自己。夫然後有無得以相通。匱乏得以相濟。天下之

利。無不均之患矣。於是民生之衆。穀不可勝食。而無復阻飢之憂。含哺鼓
腹。而非復前日艱食之比矣。民而謂之悉民。可以見其無一夫之不獲。而
林林總總之衆。舉皆得其養矣。夫聖人在上。惟憂民失其養耳。民得其養
果何患乎。治功之不成乎。禮樂刑政。由是而修明。紀綱法度。於是而振舉
四方有風動之休。而比屋有可封之俗矣。邦而謂之萬邦。可以見其無一
所之不盡。而東漸西被。迄于四海。舉皆興其治矣。豈非民食足而治功成
乎。嗟夫。聖人愛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天賜禹以洪範九疇。其三曰農
用八政。必以食貨為先。蓋食貨者。所以養生也。是時黎民方免阻飢之厄
宜乎懋勉之意如此也。雖然。舜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
進其言。而禹乃歷述其治水之功。以迄於萬邦作乂。禹豈好為是夸尚哉。
不述其治水之本末。則無以知萬邦作乂之由。不知成
功之艱。則未有能保其功於無窮者。禹吾無間然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二質

稷

益稷篇二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

書傳會選蔡氏傳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

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味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

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鄒季友音釋經義音機。應。去聲。傳當。去聲。省。息非反。重。儲用反。晦庵書說。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節。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呂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先生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黃度書說。夫既萬邦作乂。則天下無復事矣。怠忽將至。邪佞乘隙而入。六府三事。壞而弗修。前功喪矣。故禹謂帝。當慎乃在位。而舜然之。禹又詳其義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莫不各有所當止也。而安之為難。不安則易畔也。幾當察。康當戒。弼直當親。夫能安於其所止。而察幾戒逸。親近忠直。則君德益進。治功益懋。不動則已。動則四方大應待志而行。上帝亦顧歆之。不庸釋。申命用休。斯能昭受之矣。繫齋袁燮書鈔。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天位之尊。極不易居。居其位者。安可不謹。

人君之位。又不與其他位相似。彼其處四海九州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豈易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天位為大寶。可見其重如此。書曰。天位艱哉。又曰。無安厥位。惟危。今欲見此理分明。須知得人君之位如何。自然不敢不謹。後世人主。皆不知我之位是如何。禹以在位為言。所以警舜者切矣。黃彛卿尚書精義。禹曰。都。至天其申命用休。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謀。斯民難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之道如何。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之道也。止。謂心所安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心則安矣。止。則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忽乎。然而禍有起於微眇。變有生於倉卒。古人所以詠履霜之不早。戒蔓草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當觀幾微於將然也。審證參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理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為是。未必天下皆以為是。自以為正。未必天下皆以為正。私意妄見。其害人多矣。此所以有望於正救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正救之臣。直則天子曰然。弼臣曰不然。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然者。天子曰可。弼臣曰不可。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愧。以變而

無忽。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聞見盡白於上。則無不快於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人心既同。則顯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矣。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戒舜。所以使之謹。乃在位。欲其重無輕於得人故也。又曰。夫為人君者。止於仁。為人臣者。止於忠。為人父者。止於慈。為人子者。止於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蓋以舜之為君。當止於仁故也。仁者靜。靜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則為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則其動不妄。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外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己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為之君者。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丕應。後志。丕應者。聽唱而和之之謂也。後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丕應。後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申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又從而

重命之以休福也。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靜。能靜而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其止。則反覆倒置。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臨之事不一。而皆有以至善以為止。反覆終始。不忘於止。然後能定。能靜。至於能安。至於安矣。則舉天下之事不能易其止。則其慮患也甚微。其應物也出於無心。慮患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嗜慾不生於心。惟康則利害不汨於中。嗜慾消而利害不能汨。則允弼輔乎我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無有逆我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此。則非惟人應之。天亦將申錫其命以休美之矣。胡士行詳解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典謨之例。吁者。憂懼之辭。都者。嘆美之辭。謹位當曰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中有樂地也。禹曰安。汝止。心所止。大學所謂於止。知其所止。為人君。止於仁是也。惟幾微者。著之端。惟康安者。危之伏。其弼輔直。志告不欺。惟動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發。丕天應答。後志。天下後望治之意。以昭昭然。無媿受當上帝。天心。天其申重命用休。美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安止幾康。則內得其養。弼臣忠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養。則有不動。動而答民情。當天心。皆自人主一心中

來矣。呂云。康靜時言安止之工夫。微時靜時最切。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能應後志。則能昭受矣。陳大猷或問。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身心與凡事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遺其餘矣。且無經據。真西山大學衍義。禹曰。都。至天其申命用休。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教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比之。可也。仁山金履詳表註。實踐之言。皐師之前。自述孜孜之實。此對昌言之。咨吳澂纂言。禹曰。都。至天其申命用休。禹既自述其孜孜之意。乃進戒於帝。俾慎於居位。居天位甚難。雖聖人不可忽。易慎之道。安

汝止。以下是也。止。謂心之所止。蓋一物有一則。皆具於心。各有所止。凡事之來。物各付物。循其自然之則。曰安。審事之幾於始。省事之康於終。其輔弼又得直人。斯無過舉矣。後待。凡所作為。大應下民期望之志。得人心斯得天心。故以此明答上帝眷祐之心。則天示申重其已然之命。而嘉美之也。許謙叢說。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金先生曰。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為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為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弼者。亦於此時當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書釋題。禹曰。安汝止。至天其申命用休。石林葉氏曰。禮論大學之道。知止而後定。而靜也。安也。慮也。至於有得。皆本於定。故舉綿蠻之詩。記孔子之言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應世之迹。無非動者。而天下之動。正夫一。吾將以酬萬變。而不能致一以待之。則方且與物為役之不暇。其能使之丕應。後志乎。安汝止。致一之謂也。一何由致。惟幾惟康而已。幾。故有來干我。我必知之。康。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天與帝一也。作而覆物。以居上者。名之天。行而應物。以逮下者。名之帝。命之位。而我受厚者。帝也。制命於上。而申之用休者。天也。

蘇氏曰。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於至靜也。防患於微。幾則思慮周。無心於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於防患。則思慮淺。有心於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陳氏曰。見黃彝卿精義。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董昂

輯錄纂註。禹曰都。帝慎乃在位。至天其申命用休。輯錄見晦庵書說。纂

註。葉氏曰。慎乃在位。即前帝命禹所謂慎乃有位。君臣更相告戒也。禹之

言。即帝所與言。宜帝俞之。真氏曰。見會選。夏氏曰。見柯山詳解。陳櫟纂

疏。史氏漸曰。堯之安安。不待有所止也。舜於所止而安之。皆性焉。安焉之

聖。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而盡欽敬。復焉執焉之賢。勉行者也。三言者。聖

賢之分。量見矣。愚謂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

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訓丕應後志。夏說

為當。葉氏曰。見董鼎纂註。真氏曰。見會選。夏氏曰。見柯山詳解。駟堂錢

時書解。舜命禹摠朕師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敬修其可願。所以慎也。

禹之告舜亦曰。慎乃在位。而繼之以安汝止。與舜之旨正同。見得此一慎

字。乃虞廷日用工夫。故舜禹更相教告。不外此旨。帝既聞其言而俞之矣。

禹於是復申明之。安汝止而下。言所以慎乃在位者如此也。安汝止者。不

動乎意。幾者。微萌動之初也。不動乎意。罔念不作。變化縱橫。全體全妙。平

平蕩蕩。自然安和。故曰。惟康。我之日用如此。是以輔弼之臣。亦皆直而不

回。匡救闕失。李省忠音註。數美而言。帝當謹汝所居之位。安宅汝心之所

止。惟幾以察事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其輔臣必用直人。舉動

必大應天下後望之志。以此能昭然受上天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王

克耘讀書管見。人主之患。在於輕舉妄動。故當安汝止。以惟幾。惟康。蓋平

其心以慮其事之始終。庶幾其無失也。然猶恐有遺慮。其輔弼之臣。又直

道以匡正之。既內謀諸心。又外謀諸卿士。宜無過舉矣。然猶未也。又思動

而有為。要足以大應天下後望之志。而後可。蓋上兩句是慮善以動。下一

句是動惟厥時。事雖善而動不適時。尤無益也。人君舉動如此。可謂慎之

至矣。以此昭受上帝。天寧不申命用休乎。其應固可必矣。所謂汝則從。卿

士從。庶民從。是謂之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此之謂也。王克耘主

意。處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盡交脩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

告舜。所以起其聽。以致戒於先。又必申其辭。以致謹於後也。夫人君位天

人之兩間。處崇高之極。苟毫忽謹畏之不存。則憂患及之矣。禹所以持稱

帝以告之。舜所以即俞而然之也。慎之何如。心安於義理之正。而不動於

人欲之私。事必謹始而慮終。臣必繩愆而糾謬。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其敬慎也如此。庶幾動有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仰有以承上天無窮之眷。而天位之重。可以永保而勿失矣。夫君位之難保者。何也。上恃天眷。下恃民心。而後君得安處其間。然天無常親。小民難保。一日不謹。則民心離而天命去矣。故兢兢業業。惟理是循。而非理者勿動。惟幾以審其事之發。察微正始。以謹其初。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深思極慮。以求止其所。然猶恐其有未善。又須直臣以匡正之。蓋其心未始敢有一毫之縱也。夫如是。則靜與理俱。動與理會。其行事皆足以合乎人心之公。而非徇一己之欲。故動輒天下翕然而歸向之。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其得人心如此。則天眷豈能外是邪。以此昭受于天。天必申命之。而有無疆之休矣。苟不如是。則心汨於慾而無定。事物之來。既不能謹之於始。又不能慮其所終。而左右前後。一皆讒諂面諛之人。其結怨于民。自絕于天。可立而待矣。其能保有天下。未之有也。以天人間有位。庶幾首尾收拾親切。君能安所止。以惟幾惟康。而其臣又能以直道匡正其不及。則內外交修。無不至矣。是以動則人應之。非徒應之。且僭之於未動之先。以之昭受上帝。則命之。非徒命之。且申之於既命之後。蓋其眷佑之無已也。下足以得人心。上足以承天眷。要

亦人君慎乃位如前所云耳。鄒悅道斷法安汝止。至天其申命用休。此內外交修。天人交應。聖人行事。動與天合。人心天命。相為貫通。無感而不應之理。一心之運。必安於至善之止。而慎於未動之先。方其未動。此心湛然。及其事之發也。必審其幾微。處事之施也。必擇其安穩處。然猶不敢自足。復資左輔右弼之臣。相與效其忠而成其美。內外交脩。無有不至。是以無動。動則人歸之。天命之矣。禹之此言。蓋發明慎在位之意。故必於其出治之原。而深明之。陳雅言書經卓躍。此禹告舜推言慎乃在位之意。合作一頭兩脚。安汝止。惟幾惟康。此君德之修於內者也。其弼直。此君德之修於外者也。蓋人君修身。動靜微著。工夫必嚴。而匡直輔翼。助成為多。此是一頭。能是。則內外交修。無有不致。是惟無動。動則民不應之。又且僭之於未動之先。此君心之理。有以契民心之理也。以是昭受上帝之眷。則天豈徒命之。又且申之於已命之後。此得民之心。有以得天之心也。此是兩脚。蓋安汝止而下。皆慎乃在位之事。惟動不應。僭志而下。皆慎乃在位之效也。王充耘書疑問。斷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說者謂安汝止。為聖君之事。武王告康叔以宅心。知訓。說者謂宅心。即安汝止之謂。豈康叔亦可以聖君之事望之歟。答曰。安曰欽。曰宅。固有不同。而曰止。曰

心亦各有異。其立言之旨。非惟有聖賢之分。而且有君臣之等。豈可因蔡傳之言而遂以為疑哉。何則。安者。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聖君之事也。欽者。肅恭收斂。以立其本。賢君之事也。而宅者。不過欲大臣法商。苟成人之德。以之而處心耳。此安與宅之兩辭。其深淺又奚啻霄壤間哉。蓋嘗即蔡氏釋經之旨而求之。其曰。安汝止。聖君之事。生而知之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之也。是安之與欽。且有聖賢之等。則夫安之與宅。豈不有淺深之間乎。其曰宅心。安汝止之云者。不過以其近似而釋之。初非指以為即安汝止之義也。雖然。康叔苟能知訓。至於弘于天德。裕身而又從事於欽。厥止立其本。則其至於安汝止之域。不難矣。孰謂學之至而不至於聖乎。故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王充耘疑問。禹告舜曰。安汝止。蔡氏以為聖君之事。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蔡氏以為賢君之事。然堯之欽明文思。及舜禹之更相告戒。皆曰欽哉。欽之義無以異也。傳說告高宗曰。慎厥攸居。政事惟醇。蔡氏以為安於義理之所止。安之義又無以異也。然則孰為聖君乎。孰為賢君乎。張觀書義元會天下心服。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僂志。蓋稷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虺誥肆予東征。綏厥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武成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乎。君與主意。夫聖人得天下之心者也。聖人有以待天下。天下有所賴聖人。惟見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雖四方之廣。斯民之衆。莫不心服而無一二於聖人者。聖人初無心以服之也。吁。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張辛書義梯雲。其弼直。冒人君有以用其人。故必有以擇其人。蓋人之不擇。雖用無益也。是以古之人君於其輔弼之職。非敢徇一己之私。則必擇忠直之人以任之也。夫如是。位豈有不稱。事豈有不立哉。禹戒舜曰。其弼直如此。原嘗謂事之所係者重。君之所與者不容以輕也。夫使輔弼之設。不係於國之治亂。則天下之人孰不可以與之。惟夫親於人君者為甚。邇受其任者為甚大。苟非公心而任之。其事敗也不旋踵矣。然則輔弼之任。非直人其可乎。任官惟賢才。嘗謂事之所係者重。君之所與者不容以輕也。夫使官位之設。不係乎國之治亂。則天下之人孰不可以與之。惟夫上而致主為甚重。下而澤民為甚大。苟非其公心而任之。其事敗也不旋踵矣。然則庶官之任。非賢才其可乎。講今夫陰陽之調燮。邦國之經緯。上而致其君。下而澤其民。所謂輔弼之職。蓋如此其重也。必其行己之正。出言之忠。鯁辭正論。足以格其心之非。誠意實効。足以救其俗之蔽。必斯人焉。然後可也。證抑嘗論之。非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人才之不

擇政事之徒任其曠官敗事之譏有不能免矣。故才必周召然後可以受師
保之負。非禹臯之德而左右之位不可處也。知此可與言弼直之事矣。結
嘗觀帝舜之實耳。去四罪難任人。用九德升俊乂。則舉直錯枉之道。蓋已
詳矣。禹於帝舜其言猶及于此者。非特為時之設也。抑亦為後世人君之
設歟。張庭堅集惟幾惟康。其弼直。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
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
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
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羣臣也
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而天下治安
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為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
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
能以無過之為美。而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謹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
從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為難。海宇適平。
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
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
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

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
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
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
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
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
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踈。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
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
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廣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救天命。康庶事。則禹之
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
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宋純愚藍縷蒙惟動。丕應。後志
惟有以協君臣圖治之誠。斯可以慰天下望治之心。蓋君臣之間。萬化權
輿。而民生林林之所仰望焉者也。夫惟幾康之念慮。在君者無一時之敢
忽。而弼直之忠誠。在臣者無一念之敢欺。則圖回既熟。而舉動悉當。豈不
足以聳天下之觀聽。而慰吾民之頌望哉。云云。其意如此。嘗謂不患天下
之不能響應乎一人。而患一人之不能丕應乎天下。主勢萬鈞。風飛雷厲。
言出而風靡。令行而影從。固有未占而已乎者。况於已日乃乎。而孰有矯

拂之者哉。惟夫天地泰而聖人出。則翹首以望太平者何如也。而設施注措者。曾無至當之規。雷雨解而品物榮。則傾心以觀至化者何如也。而建明圖回者。魯無可喜之論。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吾恐匹夫匹婦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則其望望而不滿者多矣。果何以丕從厥志哉。今夫一人宅心於上者。慮治之誠也。大臣格心於下者。輔治之責也。治本於君臣。而治達於天下。都俞吁咈。係民生之安危。講究切劘。為海宇之休戚。惟交修於君臣之間者。有圖事揆策之機。而建置於嚴廊之際者。有靖國安民之畫。將有為也。未敢輕也。從而圖之。其可以遂斯民之情乎。可則為之。否則不敢。以輕為也。將有行也。未敢遽也。從而圖之。其可以愜斯民之望乎。可則行之。否則不敢。以遽行也。莫而後發。而發無不中。善而後動。而動惟厥時。宜其有大因革。而足以激昂品彙。鼓舞黎庶。有大政事。而足以奔走天下。驩呼海隅。有事于四方。而罔不是孚也。乃曰。僕我后。而罔有不悅也。自非協君臣之心。又何以慰天下之心哉。雖然。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天下之常情。違道干譽。佛民從欲者。人主之失德。是故舉天下之大事。當與天下共之。一人以為可。而千萬人以為不可。上雖諄諄。而下愈藐藐。何以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哉。帝王盛時。大道為

公。上之運動。明白而洞達。不敢夫深畧而沉幾。下之志慮。心悅而誠服。非出於勢迫而強從。萬人之心。合為一心。四海之意。合於一意。此所以為隆古之盛。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大禹之言。發為畿康。弼直之後。其誠知本者。歟。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謳歌獄訟。逃之不免。則天下之所以仰戴乎舜。而舜所以深契乎天下者。已相孚於不言之表。而相得於寂然不動之先矣。禹猶以為言者何哉。蓋天下之望一人也。為無窮。而一人之應天下也。為有限。使其君臣之間。相與圖回之念。一或不當。則輕舉妄動。貽害生民。茲其所以為帝慮哉。陳復陽課義禹曰。安汝止。至天其申命用休。人君一心在止至善。惟其内外交脩之至。是以動則天人皆協而應之矣。蓋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所謂止也。惟順適乎道。心不陷於人欲。乃能安於所止。然其所以安之者。則有道焉。審夫事幾之發。省乎事理之安。而又有輔弼之臣。盡忠規正。則内外交脩。無有不至。惟是有作。則天下丕應。而僕志。以是昭帝。則上天申命。而用休。大禹陳謨。其拳拳於此三言者。是乃所以明夫慎乃在位之一言也。且人之一心。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故凡萬事萬物之理。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莫不備於人之一心。而人心之明。亦莫不知。夫順其則為善。不順其則為不

善。夫善者，乃吾心所當止之地，而不可遷者也。為是私欲之害，動搖其中，始有昧於其理，而不得其所止者。由是膠膠擾擾，始則蔽於物，終則後於物。始則誘於欲，終則迷於欲。暗然不知何者為可止之地，尚何有乎安於所止者哉？夫安之云者，必有以去人欲之私，守義理之正，方寸之間，安然順適，事事物物，無有不得其至善之止者。然後可謂之安汝止焉。然其所以守其安之道，非有內外交脩不可也。蓋幾者，事之起於細微者也。凡事之萌動，必精審之。如是為天理之幾而善，如是為人欲之幾而惡。在我則從其善而去其惡，康者，事之底乎治安者也。凡事之所行，必省察之。如是則合乎天理而安，如是則違乎天理而危。在我則思其安而慮其危也。夫如是，則在內者無不脩矣，又必選正直之臣，居輔弼之任。君有過，則諫不諛，佞以文其過，有惡，則箴不逢君，以畏其惡。則在外者，益以脩矣。內外交脩，兩盡其道，則心得其養，動靜云為，皆得其常，無有止而不安於所止者。由是此心靜定，純乎天理，顧惟無作，作則以心感心，天下無不丕應。先意而後我者，有之矣。以是昭受上帝，則自天祐之，言無不利，豈不能重命而用休美者乎？此大禹因告帝舜以慎，乃在位之言。於是詳告之以謹在位之意，未則極言其天人感應之效，其大如此。夫舜，君也。聖人也。禹，臣也。

亦聖人也。以聖人而告聖人，其養心圖治之要，莫切於此。為人君者，惡可不以舜禹為法哉？王充《書義》於武人君宅心以圖治，尤必資其助於臣。天下同心以順治，斯能必其應於天。蓋君臣之交修者，此所以能得天人之交應也。昔者禹之告舜，謂夫聖人一心，萬化之原，止於至善而不可遷。察於物欲而不能蔽，此所謂順適夫道心之正者然也。夫既得其所止，則能以之審其事之發，而省其事之安矣。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則其內外之交脩而無有不至，而圖治之要，何以加於此哉？夫如是，則是為無作，作則天下之人固不丕應，固有先志而後我者矣。以是而昭受上帝，而上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之乎？吁，人君以一心之微，而求感通乎天人之理，可不盡其交修之功也。

帝曰吁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書傳會選蔡氏傳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

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兪而然之也。鄒季友音釋傳復音腹，乾卦云：反復道也。陸音芳，服反，亦作覆。見形向反。孔安國傳禹曰都，上帝曰兪。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

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不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至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陸德明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並如字應。應對之應。徯。胡啓反。施。始鼓反。重。直用反。重言。帝曰俞十二。本篇一。餘附堯典。帝曰吁四。堯典三。禹曰俞三。皋謨二。此篇下文禹曰俞哉。重意。慎乃在位。大禹慎乃有位。惟幾惟康。篇末惟時惟幾。孔穎達正義。禹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徯待。至帝志。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要義安汝止。如大學止於仁。止於敬。見正義。史浩講義。皋陶曰俞。至鄰哉。臣哉。皋陶曰俞。信如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今汝言益稷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覲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也。禹於是乃言曰。都。帝謹乃在位。夫舜以大德得位。而禹猶欲其謹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棄天下如弊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為樂哉。其曰俞者。敬領其昌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以盡其保位之道。大學所謂為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斯安厥位。然

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徯待。至帝志。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要義安汝止。如大學止於仁。止於敬。見正義。史浩講義。皋陶曰俞。至鄰哉。臣哉。皋陶曰俞。信如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今汝言益稷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覲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也。禹於是乃言曰。都。帝謹乃在位。夫舜以大德得位。而禹猶欲其謹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棄天下如弊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為樂哉。其曰俞者。敬領其昌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以盡其保位之道。大學所謂為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斯安厥位。然

而仁豈外求而得哉。在吾心爾。凡人之心生無不直。惟幾惟康。可以弼直。不然。是罔之生也。是故聖人惟幾也。戒謹於微而弗著。惟康也。戒謹於安而弗危。輔之翼之。吾之直心。於是乎在。淵乎其靜。皎乎其明。故能止其所也。此帝王治心之要。大學所謂正心誠意之旨也。禹之昌言。可謂破的矣。心既直矣。以吾之心。合天下之心。天下之期待於我者。莫不丕應矣。是人予之也。人予之。則天子之矣。天子之。則申命用休。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也。此禹之昌言。徑指人心明白如此。舜安得而不師之乎。禹既以正心之要。專責於舜。舜方歎曰。吁。為天下豈不在君臣相得。何獨在我乎。於是臣鄰之助。股肱耳目之喻。方發於口矣。禹非不知此理也。顧其君方有意。師其昌言。不得不端本澄源而責効於其君之心也。說者乃曰。其弼直者。其弼臣直也。禹方相舜。其陳昌言。豈敢自媒。以謂欲保厥位。須我乃濟乎。竊意不矜不伐者。不肯為也。此語在稷契輩言之。猶可。若禹自贊。則謹乃在位之語。是脅其君以自售也。即此而論。非言弼臣明矣。不然。舜安有嗟吁之言。而復于禹乎。其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者大臣。鄰者小臣。蓋言必得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然後天人皆予。以致時雍之治。予一人豈能自致哉。此舜因禹昌言而發也。黎齋素燮書鈔。禹曰安汝止。至禹曰俞。

止者。人頓放此身之所也。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人莫不有所止。然所止必安而後可。譬諸人居於屋內。則安。暴露則何由而安。立於平處則安。險側則何由而安。是故頓放此身。止於理義則安。止於利欲則不安。伊尹告太甲。欽厥止。古人多說這止字。書又曰。惟厥攸居。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居即止也。欲汝止之安。要須惟幾。惟康乃可。幾者。微也。即一日二日萬幾之幾也。能致察於幾微。則汝止安矣。幾微之不察。所止何由而安。且如頓放此身於道理之中。苟非心邪念萌於毫芒之間。於此不致察。汝止便不安。推而至於天下治亂安危。皆當察其幾微。古人多說這幾字。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日二日萬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事之萌芽。處謂之幾。今試以一身觀之。若欲頓放此身得安穩。不特顯顯過失當致察。萌芽之起。便當致察。不特形於外者當致察。念慮之間。便當致察。惟康者。康即安也。言安穩也。惟幾則惟康矣。然內雖自盡於己。外又須資輔弼之臣。故曰。其弼直。直之一字。不可不思。不下其他字。而獨下一直字。蓋須真箇是直乃可。直者。不但是端。

人吉士。必忠謹。正直。敢於犯顏逆耳。盡忠無隱。凡他人所不敢犯者。他敢言之。是之謂直。為天下者。朝廷豈可無直臣。直又不與其他賢字之類同。賢者固無不直。然或要回護而不肯直道而行者。非直也。若是忠直之臣。更無疑似。更無回護。截然敢犯人主之怒。此等人為國家最不可無。故孟子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既是惟幾惟康。裏面有這般工夫。而外面輔弼忠直又如此。汝止何憂其不安乎。惟動丕應。後志。後望也。志。心也。天下望上之心也。夫天下皆後望其上。須我之舉措。能應其後望乃可。且如人主出來。四海莫不顛顛然瞻仰。望其有所施設。使人主失德。舉措不當。天下便失望。至於失望。豈所謂丕應後志乎。人主為天下。須是舉措皆契合天下之心乃可。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未動之先也。未動之先。有如此工夫。直是細密。故不動則已。動則天下後望之心無不應焉。謂之丕應。丕者大也。言其無往而不應也。以昭受上帝。大凡惟其類則能受。非其類則不能受。以水投水則相受。以水投石則不相受。以火投火則相受。以水投火則不相受。昭受上帝。非與上帝合者。其孰能之。人主為天下。須是能昭受上帝乃可。我能受上帝。則福祿之來。嘉祥之集。申復而無已焉。此所謂申命用休也。我能受之。天實命之。故曰申命。此

非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豈能如是乎。帝謂此事。非我所能自了得。要必有資於人臣之輔翼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言之也。鄰之一字。直是相親。有師友之義。古者五祀為鄰。言鄰取其親也。君尊臣卑。固是定分。但才尊君卑。臣便不得。叔孫通制漢禮。采秦儀尊君卑臣者存之。雖足以消一時拔劍擊柱之風。然君臣之間。自此隔絕矣。故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此一句雖是羨也。亦可嘆也。自後世尊君卑臣之說興。人主儼然南面。以禍福利威宰制天下。古人師友羣臣之義。變為以尊臨卑之事矣。鄰之一字。不可不著精神看。此等字在後世皆無了。拙齋林之奇詳解。臯陶曰。俞。至鄰哉。臣哉。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敢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而臯陶猶以為未也。於是然其思。日孜孜之言。而臯陶謂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所當為帝陳謨。禹既不獲遜矣。於是又陳謨以戒于舜。曰。都。帝慎乃在位。此雖勉狗臯陶之意。而陳其實。亦所以申結上文之義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其終也。至於烝民乃勣。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治定功成。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曾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心。

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克有濟。然人之常情。安於無難。必將忘其所可戒。則驕奢淫泆之所自萌。而危敗禍亂自此分矣。故禹之陳謨。蔽以一言曰。帝慎乃在位。蓋謂欲守此盈成之業。綿綿社稷無疆之休者。惟在慎之而已。董仲舒曰。堯舜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蓋為人君者。苟以位為樂。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厥位。至於顛覆喪亡。而不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致其畏慎之意。則其位之安。如泰山而四維。尚誰得而奪之邪。禹之言簡而盡。若此。可謂一言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禹之言。深諭其儆戒之意。孔子語顏回。以克己復禮之目。則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己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謨。盡於慎乃在位之一言。帝既虛心而聽之。君臣之間。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為帝盡言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後先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汝之所止。不可以不安。大學曰。至止於信。說元繫齋書鈔蓋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外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必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

也。惟幾者。謂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不敢忽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之民。而不擾之也。其弼直者。謂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臣而用之也。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收者。其禍未嘗不出於三者。為君者。宴安鴆毒。而不悟危亡之機。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民。禍之所自萌也。人主好佞於上。羣臣致諛於下。上下相徇。不聞切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能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弼直。以通天下之情。危敗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於此矣。惟動丕應。後志。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弼直。可謂能定矣。惟其能定。故動而有為也。則可以大應。夫後志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後志。謂民之於君。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後上之志而樂從之者也。惟為君者。無以大慰斯民之望。故有悍戾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則民固得所欲矣。彼之後志於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動丕應。後志。是宜於民人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祐。永永無窮矣。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其終也。以至

於九州攸同。萬邦作乂。天命眷顧。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於此能兢兢業業。以慎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受上帝之意。而天之命以休福。至於億萬年而無易。是天重命之也。天與帝之稱雖異。其實一也。嘗考經之所載。凡稱天稱帝者。大抵皆是變其文以成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既曰帝乃震怒。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既曰惟帝不界。又曰惟天不界。凡若此之類甚多。皆是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但謂如此。然後可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以休福。此但是不欲言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用休。故變其文曰上帝。必欲從而為之說。則鑿矣。故詳考此章之義。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靜而無事也。則君臣盡道於廟堂之間。其動而有為也。則天人協應於幽明之際。定之於此。應之於彼。蓋不期然而然者。此禹所以諄復反覆。為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文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反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弊。括克窮之。國於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過一生。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

慎之。房元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歷而言之。故於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偏。若禹者。親與益稷之徒。跋履艱難。踐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其始之所言者。無非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猷。嘉謀以為警戒。故其終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文之難。方將慎而圖之。觀太宗之言。則禹所陳之謨。本末首尾。不煩訓詁。而可通矣。夫禹之陳謨。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宗者。亦豈可多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謨。蓋盡於此矣。帝於是歎其言而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之所能為。必資群臣之助也。臣哉。鄰哉。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通。據下文曰。欽四鄰。則其所指禹之僚屬。左右前後。所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蓋指禹而言之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為我之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也。哉。字古人多重言之。如玃哉。玃哉。時哉。時哉。歸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覆言之。以見致意之深也。柯山夏撰詳解。禹曰。都。至禹曰。兪。禹前既陳洪水之初。已與益稷盡力營治。終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至此稱都以嘆美其治。且戒帝使慎乃在位。欲帝不以天下已治而不思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已與益稷

併力治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雖多難。人皆知其難。而焦心勞思。共拯救斯民。今也。已安已治。一無所難。人情既玩。其所可樂。而忘其所可戒。已治已安者。或不可保。故禹所以一言蔽之曰。帝謹乃在位也。董仲舒謂堯舜禹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豈非有見於此乎。禹之言既在於居安不忘危。故帝所以俞而然之也。帝既然其言。禹於是又言其慎乃在位之事。下文安汝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也。禹之意謂帝之所以有此大位者。皆本乎天命之眷。今也。履茲帝位。能慎以保之。安汝止而不為外物所移。惟幾惟康。而不忽於至微。不玩於已安。其弼直而不謬聽於諂諛。惟動丕應。後志而不違於民意。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曰。天其申命用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至止於信。見批蘇全解。蓋人各有所止。止於所當止。則善矣。非所止而止焉。則外物得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慎乃在位。而必責於安汝止也。幾者。動之微也。事至於顯然。著在耳目。人誰不知。所以圖之。惟藏於眇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繼於後。此慎在位。又在於惟康也。好人順己。惡人逆己。人之常情也。况已治之後。人情溺於宴安。必厭

聞切直之言。殊不知不好切直之言。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又在於其弼直也。惟動丕應。後志。舊說皆謂人君惟無動。動則允。後志者。皆定應於外。詳味經文。但言惟動丕應。後志。未嘗言惟動。後志丕應。信如舊說。則文勢不順。余謂此亦是禹戒舜慎乃在位之事。蓋人君居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國家為念。則恣情縱欲。妄動妄作。無所不至。故禹戒舜謂人君不可妄動。惟其動之之際。必欲大應天下。後志之民。所以後望於君者。不過欲其治我安我。今人君於惟動之際。必期欲丕應天下。後志之民。則必無妄動之失。此丕應。後志。正與盤庚所謂丕從厥志之言相類。夫舜始也。因天眷命。尊履帝位。今也。誠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兢兢業業。慎乃在位。如此。則可以昭受上帝眷命之意。天心亦以其能副吾眷託之隆。而載命以休美之命。此正大禹之意也。林少穎謂天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文可知。若必欲為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禹既為帝。推廣慎乃在位之道。帝於是吁而嘆美其言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為之。寔賴羣臣之助。故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林少穎云。見批蘇全解。此說為善。帝既謂慎乃在位。賴

臣鄰之助。禹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實賴羣臣贊襄之力。不復過讓。故直言俞而然之。謂舜責助於臣隣。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與。不為不情之舉。於此可見矣。黃彝卿尚書精義。帝曰。吁。臣哉。至禹曰。俞。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衆臣與親近之力爾。又曰。鄰哉臣哉。又言此事在親近衆臣之力爾。其言反覆動急。此乃舜深見此理。當臣鄰交脩。不可少怠也。夫有衆臣效職於外。然後論思獻納之官。侍御僕從之人。得以盡其忠。此近臣湏於衆臣之意也。有近臣盡忠於內。然後衆臣得以安其職。此衆臣湏於近臣之意也。又曰。漢元帝。唐文宗。皆孜孜求治之君也。然元帝有一蕭望之而不能。用。乃信任石顯。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乃倚注李訓。一則殺賢者之失。一則有甘露之禍。言之使人於邑。豈知有舜為君。有禹為臣。乃至如此之盛乎。張氏曰。臣哉者。以分言之也。鄰哉者。以情言之也。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先王之馭其臣也。其忘分以道。其嚴分以禮。外不至於離。內不至於褻。此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舜之所以告禹也。臣哉鄰哉者。言臣當鄰我者也。鄰哉臣哉者。言鄰我者乃所以為臣也。唐虞之世。上下協心。君臣同德。都俞賡歌。無或異志者。進此道也。陳經詳解禹曰。都。至禹曰。俞。禹戒舜以謹乃在位。先美之而後言。憂動

之中必有至樂者存。謹乃在位。人君之位。常致其謹。情欲之易肆。治安之不可保。一不謹則失人君之道矣。帝曰。俞。禹於是又有安汝止幾。康弼直之戒。所以推廣謹乃在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心之所止者。苟不得其安。則出其位而不能止其所者多矣。然安汝止之道。又在於幾。康弼直。惟幾以慮天下之微。則眇綿之際。尤當加察。惟康以圖天下之安。則治平之日。常若禍亂之迫其後。此養之於內也。輔弼之臣。盡正直之義。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此養之於外也。內外交相養。而所止者安。人君處無過之地。自然下合民心。而惟動不應。僭志上合天心。而申命用休。民心從上。君所已為。而民應之。此惟動不應也。君所欲為。而民待之。此僭志也。昭受上帝者。顯其足以受上天之實也。申命用休。天應之以無窮之休也。舜豈有求於民。有覬於天哉。天人之理。一而已矣。盡之於己。則無有不應之於彼。既曰。帝。又曰。天。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帝曰。吁。舜於此疑而未敢以為然者。蓋其任甚重。若禹之言。非我一人所能當。必有藉臣鄰之助。而後可。臣者。大臣也。鄰者。近也。人臣之情。蓋與人君相親近而無間者也。故曰。臣哉鄰哉。又再言鄰哉。臣哉。所以相親而無間者。豈非在於臣乎。此舜責望大臣相湏一體之意。故禹於是然其言。禹之言專

責望其君。舜之言則責望其臣。然則君臣之間。皆當盡其力可也。胡士行詳解帝曰吁。臣哉鄰哉。近哉。臣之道。當如鄰之情。鄰哉。臣哉。鄰之情。乃盡臣

之道。夏云鄰。禹之僚屬也。禹曰俞。帝領禹之言。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陳大猷集傳禹曰都。禹曰俞。愚曰。在猶居也。呂氏曰。蓋以天位之

艱戒舜。舜心悟神受。故曰俞。呂氏曰。吁是憂懼之辭。都是嘆美之辭。禹言舜謹在位。合言吁。乃言都。禹深體戒懼之中。有至樂之地。故舜領其言而

歎其然也。幾說見臯陶。愚曰。止者。止於其所而不遷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

人交。止於信。凡事莫不有所止之善。惟安其所止。然後能止而不遷。汝止人君之所止也。惟幾以察事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愚曰。得

人心則得天心。以此能昭然受上帝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謂眷顧不已也。苟無以受之。休且無有。况於申乎。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一也。張

氏曰。上帝則君也。天之百神。則臣也。上帝出命者也。百神則受帝命而申之也。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亦猶是也。餘見精義。或曰。帝專以上帝言。天

摠上帝與天之百神言。帝歎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爾臣之輔。陳氏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

臣哉。吳氏曰。此一章與上段。疑非一時之言。當自為一節。唐孔氏曰。見正義。夏氏曰。見柯山詳解。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仁

山金履祥表註鄰哉。即四鄰王天與纂傳林氏曰。此節舜禹推明慎位之道。呂氏曰。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

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蓋治心之道。毫釐眇忽。宴閑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繆。格其非心。提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

其養。按幾康。如呂氏說固密。如蔡氏從事上說亦通。且又與下文庶事康哉合。今並存之。陳氏曰。舜既然禹慎位之言。而禹又然舜臣鄰之言。君

臣之相然。豈苟為容悅。必有莫逆於心者矣。唐孔氏曰。見正義。葉氏曰。見董易纂註。漢孔氏曰。見孔傳。真氏曰。見衍義。蔡氏曰。見會選。

夏氏曰。見柯山詳解。林氏曰。見拙齋全解。吳澂纂言帝曰吁。至禹曰俞。帝之意。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臣鄰之助。臣謂任事之臣。當時九官

如周之六卿者是也。鄰謂君所親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如周之師傅保者是也。君與為師友而不臣之。故不曰臣而曰鄰。以輔成君德。臣以分治

天職。禹所謂弼。帝所謂鄰也。輔成君德之鄰。固所當重。分治天職之臣。亦不可輕。故帝因禹言弼直而并言之。互言至再。以見反覆丁寧之意。書釋

題石林葉氏曰。臣以分相承。鄰以德相比。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氏曰。

見陳大猷集傳董鼎輯錄纂註纂註。鄒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

分也。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苛。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孔氏曰。見孔傳。

陳氏經曰。見詳解。張氏綱曰。見精義。新安陳氏大猷。見本傳陳櫟纂

疏孫氏曰。鄰指輔弼疑丞。陳氏曰。臣當與君親近。故曰臣鄰相親近。乃盡

為臣之道。故曰鄰臣。反覆言之。一說鄰者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

以親君。能如鄰以親君。乃臣也。皆指禹言。孔氏曰。見孔傳。張綱曰。見

精義。鄒補曰。見董鼎纂註李省忠音註。帝嘆言此非吾所自能。實賴爾

臣之輔助。故為臣當親我而助我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哉。王充耘

讀書管見禹陳謨。則言帝慎乃在位。以歸重於君。舜陳謨。則曰臣哉鄰哉。

以倚重其臣。意各有所主也。王充耘主意人君反覆嘆詠。見臣職之為重。

人臣一言而契。得君心之所同。陳雅言書經卓躍。此舜因上禹陳弼直之

說。故以此責之於禹。截禹曰俞一句。上截是聖君深感夫臣職之重。故重

言而不足。下截是大臣深契夫聖君之心。故一言而有餘。陳復陽課義是

章帝舜反覆嘆詠。臣鄰之旨。所以深感大禹弼直之謨。故禹復俞而然之

也。蓋君之於臣。莫重於左右輔弼之職。而臣能盡夫左右輔弼之職。是乃

所以為臣也。夫先言臣而後言鄰。所以嘆為臣者當有以任其職。繼言鄰

而後言臣。所以勉為臣者必有以盡其職。而其言反覆細繹。優游嘆詠。可

見其發其上章弼直之義。蓋有以默契乎禹之心者。又安得不俞而深信

之哉。今夫食君之祿。任君之事。策名委質者。皆臣也。然而左右輔弼之職

其位則近於君。其任則重於臣。故任職者既難其人。而盡職者尤難其人

也。何則。保人君之身體。傳人君以德義。左有輔而右有弼。前有疑而後有

丞。是即後世相臣之任者也。夫謂之相。則在王所者。君所親也。朝夕納誨

情所厚也。是以帝舜嗟嘆而言之。臣以人言。鄰以職言。既任左右之寄。當

勤輔弼之職。位既親乎君。情當厚乎君。此臣哉鄰哉之義也。然或諛悅以

取容。諂媚以保位。導君伏豫。娛君聲色。而規戒不聞。雖居輔弼之職。而失

其輔弼之道。何取於輔弼者哉。故能盡其職者。乃所以為臣之道。此鄰哉

臣哉之義也。舜之意。豈不以大禹宅百揆之位。當輔弼之任。既居其職。又

盡其道。陳謨之際。發明弼直之義。其肯深矣。於是舜感其言。形於慨嘆。不

覺其辭氣之反覆。意味之深長也。然禹之謨。能合乎舜之心。而舜嘆詠之

舜之言。又契乎禹之心。而禹復俞然之一吁一俞。更唱迭和。君勉乎臣。臣

美其君。一堂之上。和氣可掬。嗚呼。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

盡其為臣之道。而君臣相親相愛。上下相親相愛。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

盡其為臣之道。而君臣相親相愛。上下相親相愛。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

盡其為臣之道。而君臣相親相愛。上下相親相愛。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

盡其為臣之道。而君臣相親相愛。上下相親相愛。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

盡其為臣之道。而君臣相親相愛。上下相親相愛。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

盡其為臣之道。而君臣相親相愛。上下相親相愛。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

盡其為臣之道。而君臣相親相愛。上下相親相愛。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

盡其為臣之職君臣相與明良胥會於斯一時是以
成垂拱無為之治亘千古而不可及也歟吁盛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包漸林

20424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稷 益稷篇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書傳會選蔡氏傳此言臣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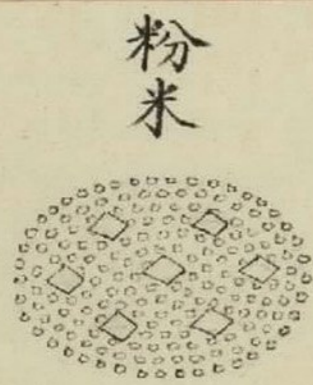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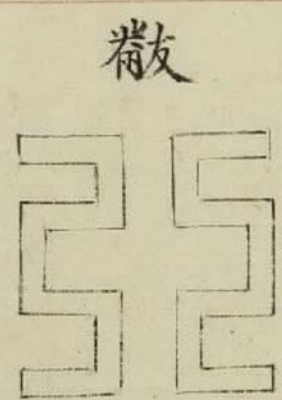
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

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締，鄭氏讀為黼，紕也。紕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襟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

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鄒季友音釋經，左右上子賀反，下爰救反。說文

云：俗作佐佑，與左右手之音異。觀如字，黼音甫，黻音弗，締與黼通。展几反，出如字，又尺類反。傳，會繪古字通。馬鄭本作繪。宗彝，虎雉，彝上尊也。威，鬱也。曰彝。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畫虎雉於彝，故以宗彝為虎雉也。雉，魯水反。又以醉，余救。二反。爾雅註：雉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猴尾，末有歧，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取其孝，謂宗廟祭器也。周禮：司尊彝疏云：禘祫用虎彝。雉彝，又司服疏云：虎取其嚴猛，雉取其有智。新安羅端良曰：風雲雷雨，亦天象也。而有難於取象者，故借四物表見之。風以虎，雲以龍，雷以雉，雨以虵也。斷，都玩反。背，音佩。甫，展几反。說文云：縵，縵所紕，衣從尚，掌省，象刺文也。紕，音秩。縵也。衣六章，說見會選，并正義。差，按字義，當音初，宜反。今相承，音初，加反。畫，胡卦反。鷩，筆列反。赤，雉也。毳，充芮反。

章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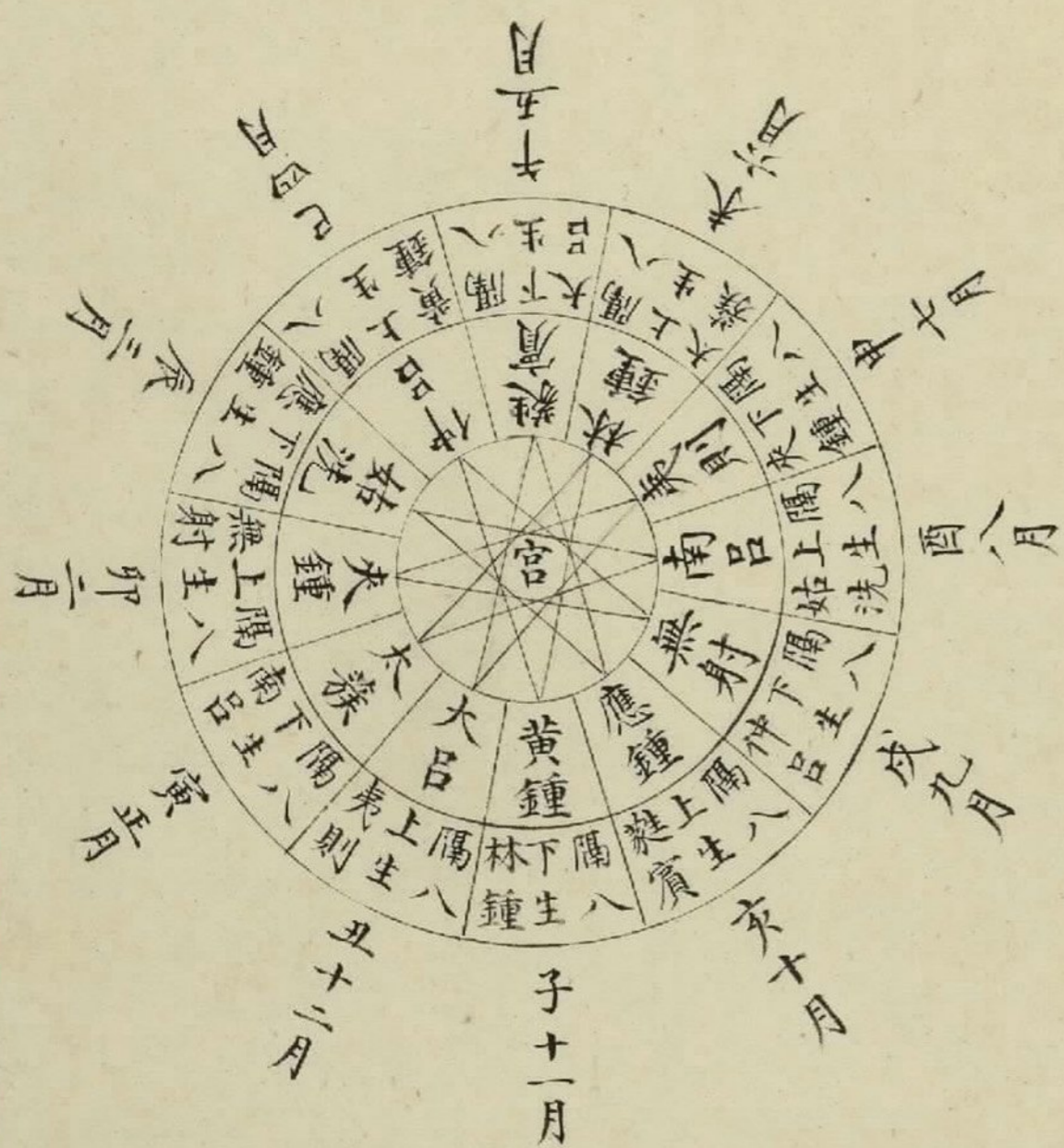
經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案諸家說日月星辰象其明龍象其變化華蟲象其文宗彝宗廟虎雉之彝也象其孝藻水草也象其潔粉米為米而粉也象其養人山貴靜也取其性而不取其勢火以

虞書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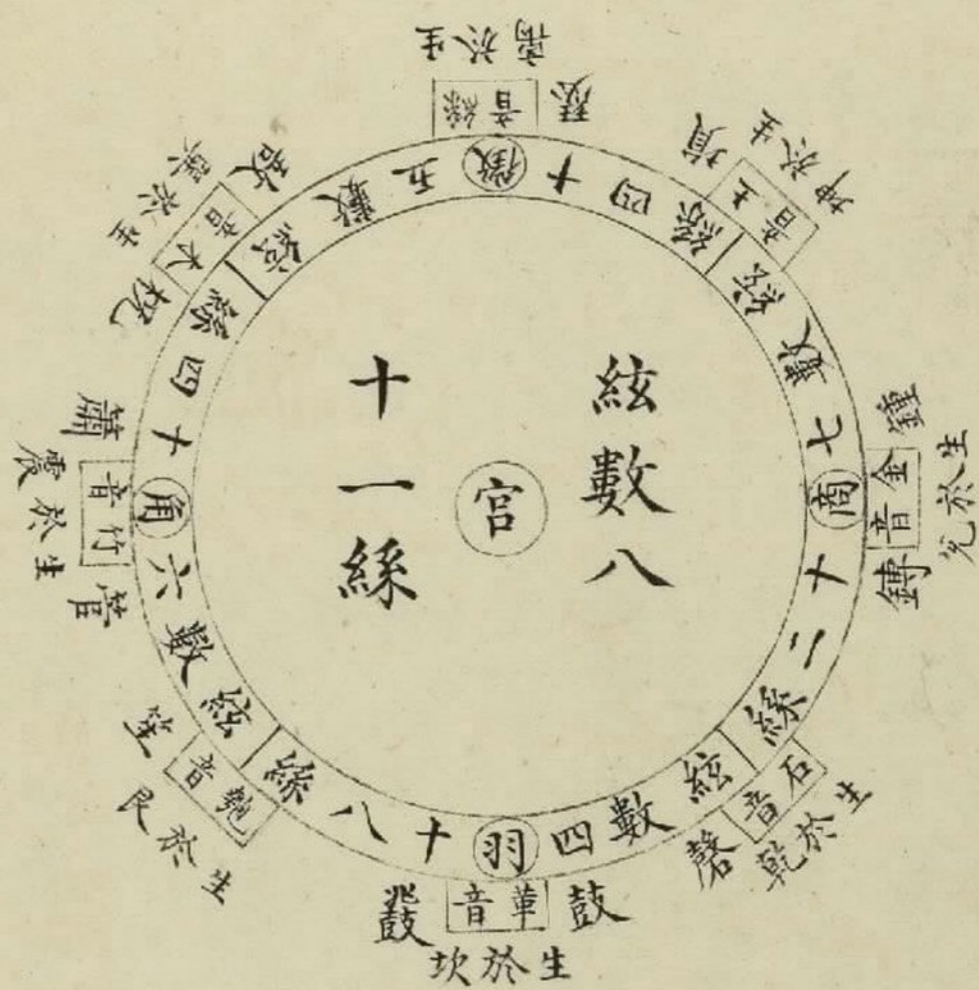


經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案諸家說日月星辰象其明龍象其變化華蟲象其文宗彝宗廟虎雉之彝也象其孝藻水草也象其潔粉米為米而粉也象其養人山貴靜也取其性而不取其勢火以

六律六呂圖



五聲八音圖



陳師凱旁通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翼為在股肱。明聽在耳目。宗彝虎雉取其孝也。爾雅云。雉印鼻而長尾。郭璞云。說見音釋。江東人亦取

養之。為物捷健。雉音誅。廣韻音余救。以季二反。周禮注。讀如蛇虺之虺。又讀如公用射隼之隼。釋文又音以水反。周禮注。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

有虎彝。雉彝。因於前代。則虞氏有虎彝。雉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雉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雉為宗彝。其實。是虎

雉也。但虎雉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雉取其有智。以其雨則以尾塞鼻。是其智也。愚按禮疏。謂虎雉取其嚴猛與智。而蔡傳云。

取其孝者。蓋以虎彝雉彝為四時享裸之器。不與諸尊彝同。孝思之所在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書疏云。考工記見正義。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書疏云。刺繡見正義。絺。鄭氏讀為黼。絺也。絺以為繡也。釋文。絺。勅私反。此據周禮注。釋文云。黼。張里反。疏云。鄭君讀亦為黼。黼。絺也。謂刺繡為繡也。

紕。音姪。韻會云。縫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言繪繡於衣裳。其序如此。衣六章。日月在上。華蟲在下。裳六章。宗彝在

下。黼黻在上。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色。以為五色也。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

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

象方。天時變。火以圓。音環。山以章。水以龍。鳥獸地。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云。玄黃相次。以上六色。績以為衣。五采

備。以上績以為裳。火以圓者。形如半環。山以章。璋也。在衣。水以龍。在衣。鳥獸地。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在衣。疏云。畫山無畫璋。畫龍無畫水。衣

在上。陽主輕浮。故畫之。裳下。陰主沉重。故刺之也。又案周制。見春官司服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鄭玄云。說見正義。周禮疏云。若孔君安國義。虞

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周

禮疏云。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猶名衣龍乎。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蟲也。若不登火

於宗彝上。則蟲是六章之首。不得以蟲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畫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於衣。刺藻。米。黼。黻。四者於

裳。王享先王。則衮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鷩。必列反。即華蟲。華蟲。即雉。畫華蟲。火。宗彝。三者於衣。刺藻。米。黼。黻。四

者於裳。王享先公。享射。則鷩冕。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毳冕五章。以虎雉為首。毳。虎雉之毛也。畫。虎雉二獸於彝器之腹也。其衣三章。畫宗彝與藻。刺粉米。其裳二章。刺黼黻。凡五也。疏云。粉米不可畫之物。雖在衣亦刺之。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愚按此。下再有希冕三章。玄冕一章。蔡傳畧舉。不備錄也。今具如左。希冕三章。希。音止。希。刺也。刺。七亦反。刺粉米於衣。刺黼黻於裳。凡三也。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玄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故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無文。玄色而已也。王祭群小祀。則玄冕。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按楊信齋祭禮經傳通解云。林之奇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者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為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留縹。早之數耳。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玄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旂。冕服惟有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于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

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於周。反去三辰之飾。文乃不足乎。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况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歟。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未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楊氏云。周制大裘之上。有玄衣。玄衣之上。有十二章。鄭說周止九章。非是。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六律。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呂又名六同。按周禮大師樂注。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馬。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馬。而辰在玄枵。太蕤。寅之氣也。正月建馬。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馬。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馬。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馬。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馬。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馬。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馬。而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馬。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馬。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馬。而辰在降婁。愚案建

者。謂斗柄所指也。辰者。謂日月所會也。建與辰各自為合。而陽律統陰呂之象亦可見矣。子與丑合。黃鍾統大呂也。寅與亥合。太簇統應鍾也。戌與卯合。無射統夾鍾也。辰與酉合。姑洗統南呂也。申與巳合。夷則統仲呂也。午與未合。蕤賓統林鍾也。又有律娶妻。呂生子之說。以類附于下。周禮注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賈氏疏云。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象子母。謂若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二於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林鍾位在未。得為地統者。以未衝丑故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周禮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木。愚謂有律而後有

聲者。如黃鍾既生十二律。然後律呂旋相為宮。徵。商。羽。角。五聲。五聲既具。然後八音有所依據而成樂。如黃鍾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即八十一絲為宮。七十二絲為商之類是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隘。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蘇氏云。見書釋題。陳氏曰。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虎雉。下音誅。又以季切。蕭緜。上張里切。下音姪。晦庵書說。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前人點作作會宗彛不是。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先生云。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先生云。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似宮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頗通。問以出納五言。林氏以為宮商角徵羽之言。古注以為仁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先生曰。未詳當闕。自漢以明之。以下皆然。答潘子善。楊龜山語錄。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敷文鄭氏書說。作服汝服。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之文明。彝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利物。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干戚羽旄之進反。如金石絲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其脩。以思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滌其昏。而開其明。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簠簋尊彝。祝嘏筮簋之類。物有其飾。飾有其義。不苟然也。况垂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獨致飾寓數之為哉。服是服者。

必全是德。一德不備。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繩愆糾繆。為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默察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其修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戒哉。之辭。更唱互發。使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孰能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作耳目之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是德。以稱之也。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備乎。絮齋表燮書鈔。股肱耳目。乃人主者。而今使臣下為之。古人何為若此。此不可以不思。大抵唐虞三代之世。股肱耳目。皆臣下為之。秦漢以後。股肱耳目。皆人主自為。臣下為之。是謂明乎君道。人主自為。是謂侵臣之職。觀立政一篇。所謂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惟宥有司之牧夫。庶獄庶謹。罔敢知于茲。此所謂君道也。後世如漢宣帝之齋居決事。如唐太宗之兼行將相事。又如晁錯所謂五帝親事法官之中。皆錯了門路。皆是自為股肱耳目矣。讀書當識大體。如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是大頭項事。關萬世理亂興衰之故。觀此一句。可以識君道矣。左右有民。此作朕之肱。宣力四方。此作朕之股者。左右二字。須當致思。民生於天地之間。任他自

然不得作民父母者。要當有以扶助之。左右云者。是扶助其民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民不失其性。此人主之職分也。古之君天下者。惟恐斯民之衆。有為不善。有失其性者。常常左右輔翼之。禮樂教化。陶冶薰蒸。如以手扶策然。故曰。左右有民。惟唐虞三代時為然。秦漢以下。皆只以智力劫持天下。未嘗從事於斯民之心。如漢文帝。蓋庶幾焉。然亦不過愛養之而已。視古人左右之意。邈乎其甚遠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即所謂汝翼也。此是從事於民心。宣力四方。却是經理民間事。但知左右有民。而不知宣力四方。亦不可。既有以助其為善。又與之竭力理會事。二者未嘗可偏廢也。宣力四方。亦匪易事。要須直是竭盡心力。利有未興者。與之興。害有未除者。與之除。勤勞不懈。罔敢苟安。是謂宣力。後世人。臣宣力者。絕少。只如為一方守臣。誰是宣力為民間理會事者。怠惰偷安。苟度歲月。幸其既滿而去耳。間有稍欲自見者。則又指以為生事。為好名。而嫉之矣。若古所謂宣力。真箇是至纖至悉。竭力從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締繡。注家謂畫三辰。山龍華蟲於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不專做作服說。故華蟲絕句。而作會宗彝。又為一句。古之制度。雖為難攷。然以

理推之。亦不可專以作服說。舜之意。固主於作服。但此幾件。亦有登於旗者。亦有畫於器者。總而言之。則為作服。後世講師。多以作會為句。謂自日月而下。為六章。會之於衣。自宗彝而下。為六章。繡之於裳。總為十二章。容有是理。然既有宗彝。又有藻火粉米黼黻。則是七章也。其說不通矣。觀周以日月星辰。登於旗。則可以知三辰。畫於旌旗之上。觀周有山尊及鷄彝。鳥彝。則可知山及華蟲。皆會於彝也。藻火粉米黼黻。其他處不可用。却只專施之於服。締繡者。在夏則會于締。在冬則繡也。締葛之至精者。冬裘夏葛。天地常理。若使夏間亦服繡。豈人情也哉。本朝嘗欲復大裘之制。竟以不便於暑而議寢。是未知古者締繡之義也。既曰五采。復曰五色。五采未成色。及至彰施。然後始成色也。學者讀書。觀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須看他如何說。作朕之股處。如何說。作朕之肱處。又如何說。為耳為目處。能如此看。便知其與後世不同。且如觀象作服。不過一畫工之事。今舜必命大臣掌之。而所以為朕之目者。不過此事。是果何意哉。只緣此事。視之雖甚緩。而其實甚急。古人所以取象如此。無非將以養人君心術。是故或登於旌旗。或會於器用。或繡於衣服。人主終日周旋。無非天地萬物之理。見日月星辰之高明如此。見華蟲之文明如此。見藻火之潔而明如此。見粉米

之能養人如此。見黼之能斷如此。見黻之兩已相背有別如此。終日不離於眉睫之間。其心為何如哉。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戒。無頃刻失所養。觀象作服。皆所以養成君德。豈徒然乎。觀荀子中一段。所以養耳目也。此意甚佳。但古之所謂畫。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只取其意。不具其形。至後世全象其物。却無意義。宣和博古圖。言古者畫龍鬚鬣皆具。雅而不迫。蓋髣髴似龍。特取其變化之意。豈真畫龍於上耶。藻火粉米黼黻。後世却時見於所織綾羅之間。如粟地即是粉米。鎖子兩已相背即是黻。皆是從古而來也。舜謂我觀古人之象。爾大臣當為我明之。致察於其中。使物物皆合於理。所謂明也。爾謂我明。我見成觀焉。使人主自明。則失君上之體矣。觀象作服。是制禮。聞六律五聲八音。是作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之類也。自六律而為五聲。自五聲而為八音。在者察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天下之治亂也。大抵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欲察天下之治亂。他處猶未見。惟樂不可隱。蓋惟樂不可以為偽。聲音之發。皆因天地之氣。有道之世。和氣充塞。故其樂以和。世衰道微。天地之氣不和。故其樂亦不和。只觀人之言語。氣清則其聲清。氣濁則其聲濁。知一身語言必關乎氣。則知朝廷作樂。豈不因乎天地間之氣耶。故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才是無道之世。自有一等淫樂。非樂之淫也。其氣之不和也。且如今鼓吹之類。皆是胡樂。豈先王之正音。胡樂入中國。便可見中國之微。夷狄之強。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然湏是將氣來說。方始分明。不曰治亂。而曰治忽。忽即亂也。亂何從而生乎。此心之忽故也。不必言及治亂。忽心一生。即亂之萌。故敬而不忽。謂之治。忽而不敬。謂之亂。治亂之分。敬與忽之間耳。聞六律五聲八音。既可以察治忽。亦可以出納五言。五言。五方之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故以律而出納之。自中而出於外。謂之出。自外而入于中。謂之納。以律出納之。則五方之言始通。而為一矣。蓋惟律為能一天下之言。今五方之言各不同也。至於讀書歌曲。則無不同。只如閩人語言。殊不可曉。及至歌曲。與他處一般。蓋曲中却有五聲六律八音故也。舜謂我欲聞此。爾大臣當為我聽之。舜所以不自聽者。君道之尊。不當屑屑於其細也。嗚呼。後世所謂天子耳目之官者。不過能察訪得些少事。以此為開廣人主之聰明耳。舜命其臣以耳目之任。乃在於觀象作服。聞六律五聲八音。自後世言。此皆至緩而不切者。舜乃以為至急之務。古今世變不同。在此處也。拙齋林之奇全解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為。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申言資夫臣鄰之義也。蓋人君當資

群臣之助。猶手足耳目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言作股肱。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為。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廢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群臣之助也。予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子所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欲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汝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予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於四方。汝當黽勉以為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曰汝為。至於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為之助而已。故曰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為。申言作股肱之事也。雖申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汝明之為目。汝聽之為耳。則不可。要之汝為。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觀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人法象作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是知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

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謂華蟲。雉也。宗彝。虎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為菑。紵也。畫以為繪。紵以為繡。畫與紵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繡也。黼也。此六章者。紵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九章。初一日龍。次日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於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繡。次九曰黼。此四者繡於裳。此周之九章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華蟲即鷩也。毳冕五章。以虎為首。虎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此成周增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馬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去而不用邪。此其失二也。而又以華蟲為二物。以粉

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采。施曰色。言以本性施於繒帛。蓋繪以為衣。繡以為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大小尊卑之差等也。按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天子至於卿士。其服皆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周禮觀之。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于士。宗廟。官室。車服。冕旒。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舉其一以包其餘。若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謂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立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舜使禹作服。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意蓋亦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來。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繪所繡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至王氏始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凡此德之屬。夫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彝藻火。粉米。凡此德之屬。夫陰者。故締繡在裳。辨物。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

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嘗有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畫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乃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費精神。蓋又甚於韓退之矣。故楊龜山力辨其非。楊龜山既辨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屬也。服之所以體天地也。龍華蟲。天產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形而在下者。藻火。粉米。地產也。黼黻。人為也。故締繡在下。此則派而入王氏之說。而不自知是皆目睫之論。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律五聲八音。則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又在乎出納五言。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歌之發於志者。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歌和則聲樂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亦不和矣。季札當觀周樂。歌邦國之詩。則知其國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必在於出納五言。出五言者。為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此所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者。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舜之韶樂既和矣。又使群臣出

納五言。以在治忽於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如天之無不蓋地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詩歌以察治忽也。若汝明汝聽。蓋所謂申結作耳目之義也。五言。即宮商角徵羽之言。柯山夏侯詳解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為。禹既然舜臣隣之責。故帝於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隣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為。待臣以有為。亦猶心居中虛。未嘗有為。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為。言作股肱。汝明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協于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時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於臣哉。舊說皆謂汝翼為人君欲左右有民。臣則輔君以為之。此說不通。蓋下文言汝為。汝明。汝聽。謂宣力四方。君所欲為也。君不能自為。汝臣當為之。觀古人之象。君所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聞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余謂此云左右有民。蓋

謂君欲輔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為。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之意也。故其理尤長。予欲宣力四方。蓋欲布治功于天下也。舜謂我欲布治功於天下。以身居九重。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為也。汝當代我為之也。舊謂左右有民。是作肱。宣力四方。是作股。然以人情觀之。手能左右扶翼於人。是左右有民。為作肱。可知矣。左右有民。既是作肱。則宣力四方。為作股。又可知矣。蓋奔走四方。必待力乃能至也。林少穎謂汝翼。汝為。申言作股肱之事。若欲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下文以汝聽為耳。汝明為目。亦甚確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此舜又言臣作朕目之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製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矣。故謂之觀古人之象。蓋謂上衣下裳。十有二章。取象於物。古人為之。已有成法。舜今觀之。以所象作為盛服。故禹不可不為舜明其制度也。日月星。謂之三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能興雲雨。龍取其變化無方。華蟲雉也。取其文昭著。宗彝。宗廟彝尊也。取其孝享。六彝有虎彝雉彝。則此宗彝。蓋為虎雉之狀也。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綉為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圜。則此火乃繡其形。圜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為大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

取其潔白能養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黻為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兩已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繡為兩已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夫抵當以鄭氏為證，其說讀會為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締為黼，展已反，黼，紕也。紕，持米反，謂縫也。又納也。十二章之服說見正義，并拙齋全解。上既言作會為衣，締繡為裳，下又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繒采，有繒采然後繪畫締繡其所象之物於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於繒，采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刺繡，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焉，諸侯則降於天子，大夫則又降於諸侯，士又降於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分有尊卑，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等差。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米而下，二說雖不同，要之皆以意度之。經文不詳，無所考據，姑存之，未敢必信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此又舜命禹作耳之事也。人君之情，貴乎下

通於民，下民之情，貴乎上，通於君。君民之間，相去遼邈，不能以自通，故出納之際，不無賴於大臣焉。然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欲出君言以通于下，納民言以通于上，又不可不本於樂矣。舜之命禹，必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者，其意蓋謂君民之情，雖不可不出納，而出納之際，尤不可不本於樂，故當出納之際，所以必欲其先審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政事之治忽，還以是樂而出納五言也。所謂以樂出五言者，謂受君之言於上，乃播之於樂，使其言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民間之者皆洞曉上意，故謂之出五言。所謂以樂納五言者，謂採民之言於下，亦播之於樂，亦使其言亦合於五音，君聞之足以為戒，故謂之納五言。聞樂以察治忽，而還以出納五言，在舜特有是欲而已，自不能任其責也。資之以聽者，其在禹乎。此所以言汝聽也。黃彝，卿尚書精義，戴氏曰：甚哉舜禹君臣相為戒，敕而成無為之治者，何其詳也。仁義以為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天下，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於是作會宗彝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於是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

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裳。以為裳而已。日月星辰。以昭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變。而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形政。燦然備具。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齊速。可以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以為斷也。黻。則所以為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於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章。公自衮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蓋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雉。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雉。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裳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衰之制。於周為詳。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畫於衣。故曰作繪。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彝至黼黻。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締繡。紩也。謂紩刺以為繡文。以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也。故臯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臨川曰。問曰。宗彝所以象孝也。象者。奚

取於虎雉。文公曰。虎義也。雉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雉。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此章深見帝舜得為君之道。君臣之際。相須如一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君為元首可知。元首無為。而股肱耳目則有為者也。後世之君。至於有齋居決事者。兼行將相者。以人主而下行有司之事。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之事哉。此皆不知為君之體。下文翼為明聽者。皆股肱耳目之職也。予欲左右有民。扶持而助之。使歸於善。賴汝以輔翼。予欲宣力於四方。為民興利除害。廣其惠澤。賴汝以有為。觀者視也。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如日月而下。皆取象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自黃帝時已有衣裳之制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會之於衣。會畫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締繡之於裳。締。葛之精者也。此十二章各有取象。日月星辰。各取其明。山取其靜。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此以象人君德之見於已者。故會之於衣。而在上。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能照。粉米即白米。取其能養人。黼斧形。取其能斷。黻兩已相背。取其能辨。所以象君德之見於用者。故繡之裳。而在下。十二章之服。所以有取於此數者。蓋人主一身。備天地萬物之理。吾身皆有所取則焉。誠使人君之明。與其靜。

其變其文其孝其潔能養人能斷能辨皆無愧於此數者則君道備矣使其於此數者有一之或闕焉則人君當內觀諸己外省諸物可也此古人取象之意也予欲觀古人制作之象於天下以五采彰明施之於五色以作服必賴汝臣以明之以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者言之則曰色汝明者明其制度之有尊卑則若王之服自日月而下諸侯之服自龍衮而下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蕪下不得僭上是也明其君德之有得失則合於此象而無愧者人臣則當將順其美不合於此象而有闕者人臣則當正救其過此汝明之意也成周時登三辰於旂而以九章作服其禮制雖有增損而其意則一左氏傳臧孫達諫納部鼎有及於三辰火龍黼黻以謂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誠知聖人作服之本旨矣六律即黃鍾而下五聲即宮商而下八音即金石而下以律和五聲而播之於八音以為樂所以察治忽忽不治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出納五言五言者又作樂之本也樂雖可以察治忽而所以作樂者在於五言五言即詩之合於五聲者經曰詩言志歌永言是也納五言者以民之歌謠諷詠納之於上出五言者以君之賡歌而達之於下以此五言而見之於六律五

聲八音之間治忽不可逃矣如季札觀樂以列國之詩而知其興衰汝聽者賴汝臣以聽之則審其治忽之機者爾臣之責也凡此翼為明聽即股肱耳目之司所欲者在君而以所翼為明聽者則在其臣此又當知乾始萬物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翼為明聽者雖在其臣使是四者而不出於君之所欲則臣雖欲翼為明聽不可得也舜之言前後亦有次第先左右有民宣力四方然後言禮樂蓋王者制作皆在於功成治定之餘故也

胡士行詳解帝曰臣作朕股足肱于耳目鄰之喻禹俞之矣帝心未已也又申以股肱耳目之喻蓋心所欲為股肱耳目不待命令而應又切於鄰也予欲左右扶持有民汝翼輔此作肱之事也手能左右扶翼予欲宣布治功四方汝為代君為之此作股之事也奔走四方待力乃至

予欲觀古人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象衣裳繪練以物象德日月星辰三者象其照臨山象其靜而能興雲致雨龍象其變化無方華蟲雉象其文作會繪上衣六章以米色繪畫宗彝宗廟尊彝為虎雉之狀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象其有文火象其炎上成物粉象其潔白米象其養人黼白黑相半象其能斷黻亞兩已相配象其辨善惡以青白線刺絺刺繡下衣六章以絺繡之以用五采五等米色章明施用于於繪上五

色作五色繪作服。汝明視。虞五服。天子十二章。上衣六。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下裳六。藻火。粉米。黼黻。孔氏說。諸侯八章。龍至黻。卿六章。藻至黻。大夫四章。藻火。粉米。士二章。藻火。鄭氏說。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而下。周五服。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而已。公九章。衮冕以龍名。龍首卷然。上衣五。龍。山。華蟲。火。宗彝。下裳四。藻。粉米。黼黻。侯伯七章。鷩冕以華蟲名。鷩鷩雉也。上衣三。華蟲。火。宗彝。下裳四。藻。粉米。黼黻。子男五章。毳冕以宗彝名。毳虎雉狀。毛淺亂。上衣三。宗彝。為虎雉狀。藻。粉米。下裳二。黼黻。孤三章。希冕。上衣一。粉米。下裳二。黼黻。卿大夫玄冕。衣無文。裳刺黻。此作目之事也。鄭云。以宗彝為下裳第一章。而粉米為一章。絺。孔云。細葛也。鄭云。讀為黼。絺而采反也。絺以為黼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政治。忽亂以出。納五言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聽。此作耳之事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舜欲審樂以知政也。納。採民詩也。出。颺之樂。還以教民也。觀其言合於五德則治。不合則忽。呂云。受君之言。播之樂為出。採民之言。播之樂為納。五言。使合於官。商角徵羽之五音也。欲者。予之心也。翼為明。聽所以從。予欲者。汝也。此猶股肱

耳目之從心所欲也。陳大猷集傳。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玉篇曰。股。髀補。肱。反。肱。臂也。東陽馬氏曰。帝聞禹之命。謂臣鄰之責猶未為盡。君猶心也。無為而居中。臣實為之。股。肱。耳目。世主以聰明自任。一切欲自為者。觀此可以思矣。蓋君無為而用天下。臣有為而為天下用。王氏曰。下文汝翼。汝為。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予欲左右有民。至汝為。愚曰。翼。鳥翼也。輔而起之。謂我欲左右相助所有之民。然不能自致。汝當翼之。翼即左右之也。我欲宣布勤勞。立事功於天下。然不能自為。汝當為之。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葉氏曰。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像物以作服者舊矣。故舜欲觀古人之象而為服。王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本。以星辰為紀。故以日月星辰為首。孫氏曰。日月星。取其明照也。山取其靜而仁。龍取其變化。孔氏曰。華蟲。雉也。新安王氏曰。雉有五色。華。采。故謂之華蟲。凡飛鳥謂之羽蟲。唐孔氏曰。此六者畫之於上衣。新安王氏曰。衣。玄。象天也。愚曰。畫而為之。故曰作會。王氏曰。宗彝。宗廟尊彝也。事宗廟之常器。所以象孝。或曰。宗彝。所以致其敬。藻。水草也。以其清潔而可薦羞。火。以其明足以燭物而烹治。唐孔氏曰。此六者繡之於下裳。新安王氏曰。裳。纁。象地也。纁。赤色也。

天子服凡十二章。天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數也。愚曰。采。華采之物也。五采。五種之采。藍。砂。粉。墨。土。之類也。彰。施。施其采而彰之。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孫炎曰。周禮司服。並見正義。王氏曰。鄭氏曰。並見會選。永嘉鄭氏曰。見數文書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孫氏曰。忽者。忽而不治也。愚曰。治忽。自上之所施者言之。治亂。自下之所形者言之。孔氏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天下治忽。吳氏曰。聲音出於民之詠歌。詠歌出於民之哀樂。故可以察治忽。季札之觀樂。蓋以此。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愚曰。五德之言。謂詩詠之合於五常者也。東陽馬氏曰。五者。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樂為五聲。言之合於此五者為五言。愚曰。出。謂以樂而播詩歌於下。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是也。納。謂以樂而颺詩歌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或曰。聞六律聲音。而可以察治忽者。蓋以詩歌之出入。皆播於樂故也。樂記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稷比曰音。單出曰聲。愚曰。此音總樂音言之。八音。指八物之音言之。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音。苟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愚曰。此以樂

之所形。見者言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自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愚曰。此以樂之所感。召者言也。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隋大業中。詔行新樂。萬寶常聽大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其後卒驗。樂可以察治忽如此。愚曰。汝聽者。欲其審樂觀政。以制治於未亂也。愚曰。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忘勢。繼以作股肱耳目。命禹。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予之所欲。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臣以君為心也。葉氏曰。見書釋題。薛氏曰。見薛季宣古文訓。陳大猷。或問。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為一體。不載何也。曰。相須為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半。語意未瑩。不若馬氏謂君無為。而臣有為者之為明淨也。或問締繡。鄭讀為當。當矣。復附孔說何也。曰。觀葉說。則孔說恐有所傳。故存之。葉氏曰。禮。珍綺。絳者不入公門。自周之文而言。則締非所貴。然孔子以純冕。儉於麻冕。則葛回有精於絲織者矣。或問樂之所以為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夫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咆哮之聲。

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寬裕則其聲和。其中忿躁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哮吼之戾也。理動則氣隨。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着。欲掩而不可得者也。此所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欣然而樂。聽悲泣之聲。則戚然而哀。故擘諧之聲作。而民康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導達和氣。陶冶情性。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寶常之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其實固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矣。猶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愈溢。哀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為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實。而其所感召者。要亦不為無補矣。古人修德以為樂之本。而又正樂以養其德之和。未嘗偏廢。是則通本末之論也。**范純仁集**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臣某曰。夫止者。所以制動。人君不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明享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且其舜之再言。而喻以手足耳目也。**林光朝艾軒集**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古文尚書及許氏說文。藻。火。黼。黻。以。藻。為。藻。以。黼。黻。為。粉。米。皆。後。欲。其。義。易。通。耳。黼。則。以。為。斧。黻。則。不。知。為。何。物。第。曰。兩。已。相。背。而。已。每。章。皆。為。一。物。可。以。指。狀。獨。於。黻。則。存。其。義。而。傳。習。者。曾。不。以。為。疑。何。也。黼。黻。黼。當。各。為。一。物。更。秦。人。滅。學。而。天。子。用。衾。衣。故。其。制。不。可。知。也。藻。當。為。玉。藻。之。藻。藻。園。物。也。意。其。為。藻。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園。得。非。指。藻。火。為。一。物。乎。考。工。記。為。先。秦。古。書。畫。績。之。事。有。所。本。鄭。司。農。謂。為。園。形。似。火。此。為。近。之。宗。彝。謂。虎。彝。雉。彝。以。虎。雉。為。一。章。故。指。宗。彝。以。見。虎。雉。實。不。當。取。宗。彝。之。象。左。氏。傳。三。辰。旗。旂。昭。其。明。也。周。人。以。三。辰。寫。之。旂。常。而。以。九。章。作。服。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袞。冕。謂。龍。而。下。九。章。袞。者。卷。也。蓋。取。龍。之。象。鷩。冕。謂。華。蟲。而。下。七。章。也。毳。則。毛。物。謂。虎。雉。而。下。五。章。也。孔。安。國。以。宗。彝。不。在。十。二。章。之。數。則。周。人。不。應。有。鷩。冕。也。希。冕。謂。黼。黻。黼。皆。從。黼。同。謂。之。希。冕。陸。

德明希與尚同。盖有所由来也。希冕三章自黻而下。黻不從尚。則周人三章之冕。何以謂之希冕。以一章為元冕。章至此為甚微。第指其衣之色。云爾。仁山金履祥表註。資助上兼資臣鄰。此獨資禹。肱。左右導之也。導德齊禮。所以扶人心之中。股。宣力行之也。布德行政。所以周天下之勢。目。制禮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以稱用德耳。作樂。作樂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民風。方時發索。至于欲觀古人之象。至黼黻。絺繡。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則衣服之制尚矣。又曰。古之作服者尚乎象。由日月而至於華蟲。無非象其德之屬乎陽。故在衣而作繪。由宗彝而至於黼黻。無非象其德之屬乎陰。故在裳而絺繡。傳曰。制禮尚物。十二以為天下之大數。則十二者。所以象天之數。而章有十二焉。衣之與裳各六者。分陰分陽之義也。盖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體。以星辰為紀。唯天子為能備天道。故備十二章。由御而下。降殺以兩。則各有差焉。日月星辰。前已言之詳矣。且氣者物之所生。物之所藏。以靜為體。無為而物生焉者。山。人君之顯仁似之。故以象仁之體。利澤物。善養人。升降自如。不見制蓄。以動為用。有為而物莫測者。龍。人君之藏用似之。故以象仁之用。蟲之類不一。大者寡而勝物。小者衆而物勝焉。曰華蟲。則雖而已。雖之

為物。交有時。別有倫。以方言之。則南。而南者。文明之地。以時言之。則夏。而夏者。文明之時。禮以節為體。以文為用。故華蟲以象禮。彝有六焉。雞彝。鳥彝。用之於春祠。夏禴。羊彝。黃彝。用之於秋嘗。冬烝。虎彝。雉彝。用之於追享朝享。別而言之如此。合而言之。皆所以事宗廟之常器。而此所謂宗彝者。即宗廟虎雉之彝也。虎取其義。惟義為能制節。雉取其智。惟智為能防患。既有以節制。又有以防患。然後宗廟可保。常器可用。秬鬯以是而酌。鬼神以是而求。然則宗彝者。豈非所以象孝與藻水草也。自潔如澡。故其柔順清潔。可以薦羞。火之為物。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故昭明齊速。可以烹治焉。薦羞。烹治。則又所以致其孝也。別穀為未。以養人。粉之然後利散而均。故粉米以養人為義也。白黑為黼。白與黑。西北之色。而天事武也。黼有斧之用。故主斷焉。人君制天下之義。則斷者。所以決百事而制猶豫。故黼以象其能斷也。青黑為黻。青與黑。東北之色。冬與春相辨於此。平在朔易也。黻。兩已相背。故為辨焉。善善而與之。惡惡而去之。善惡有別而不相雜。故黻以象其能辨也。形而上者。莫非道。故在衣以象天而色玄。至於繪。則又因自然之米。而用工略。形而下者。莫非事。故在裳以象地而色繡。至於繡。則染絲為之。而用工繁。絺。鄭氏讀為黼。緘。縫所紩也。孔氏以為

葛之精者為絺。考之典禮。六冕未有用絺。絺者先儒因謂夏月染絺為纁而繡之。暑用絺以祭。非所以致欽。且衣不用絺而裳用之。豈理也哉。薛書昔之言衣冕者。衣衣而冕。則其言麻冕者。麻衣而冕也。至後世純衣而冕。故曰純冕。衣用麻。則知裳為葛矣。絺者葛之精者也。故言絺繡。則絺為裳而繡也。日月以運之。星辰以紀之。則與於天道矣。其施之於人也。則以仁為尚。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衣之序如此。宗彝藻。所以致孝於宗廟矣。其思以及人也。則以均為利。然養人而已。無以制之。非所謂知柔知剛矣。而用斷不可無辨。裳之序如此。辨物者。道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辨物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則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而聖人之能成矣。舜之服十二章。至周之時。登三辰於旂。而登龍於山。作服九章而已。言於是時。其為王也。純於天道。則志之而已。衣冕則九章。公所服也。而王亦服焉。鷩冕則七章之服。蓋自華蟲而下。故謂之鷩焉。毳冕則五章之服。蓋自虎雉而下。故謂之毳焉。希冕則三章之服。蓋其章粉米而已。故謂之希。玄冕則裳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稱衣之玄焉。凡六冕之服。其衣皆玄。其裳皆纁。德成而上。事成而下之意。以玄為德。則非所以接事也。日月。聖人之道。猶日中。若日

月之照臨。與日月合其明。如日之恒。如月之升。星辰。譬如北辰。山終南何有。南山有臺。在南山之陽。仁者樂山。龍。易。飛龍。詩。為龍。華蟲。羽獸。夏翟。離為雉。士執雉。華玉。宗彝。班宗彝。達孝於諸侯。藻。薄采其藻。于以采藻。火。火在天上。大有。山下有火。賁。黼黻。畫黼於裳。王中皆黼。敷重茂席黼純。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德存乎中。必有服以彰之。服被乎外。必設飾以文之。蓋德非假於服。則無自而見。服非假乎飾。則無自而備。自日月至華蟲。皆在衣而作繪。而繪必待五采而後成。在禮有畫繪之事。襍五采者是矣。自宗彝至黼黻。皆在裳。而繡必待五采而後備。在禮有五采。備謂之繡者。是矣。設色者。米藍以為青。米砂以為朱。米槐以為黃。米蚌以為白。米柎以為黑。藍砂之類。是謂五采。青朱之類。是謂五色。天地判而大美彰。四時行而明法著。物各具成理。理各藏妙用。成理所具。天實授之。妙用所藏。人實發之。五采者。成理之具於天者也。而其用存乎人。五色者。妙用之作乎人者也。而其理本乎天。五采者。言其體而已。而五色則其用也。五采者。言其質而已。而五色則其文也。由體而出為用。由質而散為文。則設飾之功於此備。而道德之意於此闡矣。聖人之制服也。有象以著其義。有色

以顯其象。義以象而著。則象不可不致其辨。象以色而顯。則色不可不致其明。然則觀象作服。而所謂五色。尤當謹焉。故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彰者。著而明也。明施之。使人即色以知其象。即象以知其義。而尊卑之分。貴賤之等。昭然不可掩矣。何則。日月星辰。以象天道。山以象仁之體。龍以象仁之用。華蟲以象禮。凡此象。見於衣者。也。作繪者。明布五色焉。則仰而視之。咸知如是而為天道。如是而為仁之體。如是而為仁之用。如是而為禮。凡在衣者。其象之義。有不昭乎。宗彝藻火。以象孝。粉米以象養人。黼以象斷制。黻以象辨物。此象見於裳者。也。締繡者。明布五色焉。則俯而察之。咸知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養人。如是而為斷制。如是而為辨物。凡在裳者。其象之義。有不昭乎。左傳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自日至黻。非物也。歟。惟五色比象。則物於是乎昭矣。聖人所以有貴乎彰施如此。觀舜之時。畫衣冠而民不犯。信彰施之效也。以周官攷之。畫繪者。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而皆正色也。豈非象道故歟。締繡者。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而皆間色也。豈非象事故歟。素衣朱襮。素衣朱繡。而詩人譏大夫之僭。夫天下之亂。常生於衣服之無別。衣服之無別。又起於采色之不明。此舜所以眷眷於命禹也。觀見其

上下而已。明則致其察焉。故觀其象者。舜之欲也。而明其象者。禹之任也。冬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自黃鍾終於無射。而為陽聲。自大呂終於夾鍾。而為陰聲。則六律者。樂之所由本也。在傳有之。黃鍾以生之。此之謂矣。高下厚薄之屬。所制則有齊。達回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則六律者。樂之所由和也。在經有之。律和聲。此之謂矣。損官而生徵。益徵而生商。損商而生羽。益羽而生角。而皆單出焉。所謂五聲也。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贊之以瓦。節之以鼓。而皆成方焉。所謂八音也。既以六律為之本。又以六律為之和。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樂於是乎成矣。周官所謂以六律五聲八音。大合樂者。此也。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政。而治忽可察矣。六律合乎天地陰陽。五聲關乎君臣事物。而音之起。又因人心生焉。治忽豈能逃乎此哉。於以察之。較然見矣。律呂不易。無奸事也。南風不競。必無功也。聞六律而可以察治忽者。如此。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聞五聲而可以察治忽者。如此。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聞八音而可以

察治忽者如此。聞周庭之和鳴。則其時之太平可知矣。聞奏假之和平。則其人之夷憚可知矣。若乃鼓鍾淮水之上。桑間濮上之音。於斯時也。又何如哉。季札請觀周樂。聞歌周南。則知其勤而不怨。聞歌邶鄘。則知其憂而不困。為之歌鄭。則知其民弗堪。為之歌陳。則知其不能久。夫歌之於當年。而聞之於後世。尚足以知其治忽。矧夫象其政以作樂。由其樂以攷政。靡不知之矣。六律之數。不可勝窮也。五聲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舜之所以在治。忽豈特恃其區區之耳力哉。仰聽於禹而已。聞堂上之樂。則知宗廟朝廷之治也。聞堂下之樂。則知鳥獸萬物之治也。聞簫韶九成。則知治之大成也。琴音調而天下治。國語曰。政象樂。樂記。說見旁通。周官曰。怠忽荒政。忽者。亂之端。聖人防微杜漸。制治于未亂。故察忽而恐無度。六律所以攷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韶之作也。孔子聞於齊。而三月忘肉味。季子聞於魯。而知盛德茂以加。則其治可知矣。以出納五言。意作而音必為之。繼氣動而聲必為之。隨。是言於感觸之後。所不能忘也。人之嘑嘑以通。我之默默以聞。是言於交際之間。所不可去也。蓋君之好惡。得以下達者。必由是言以出。民之利病。得以上達者。必由是言以納。然言之變無窮。其數不過乎五而已。五

行往來乎天地之間。一奇一耦。其成之皆五焉。五者。天數之中。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起於一。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或紀為五星。或列為五方。或彰為五色。以至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無不具焉。况人資五行之秀氣。以有生。稟五行之成性。以致用。闡而為五事。動而為五情。辨而為五聲。嗜而為五味。則五行固已寓乎其間矣。及其發而為言。豈能逃乎五數哉。情有上下之間。不可以不通。於是推人之言。而寓之於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故本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出五言以敷于下者。是樂也。納五言以復于上者。亦是樂也。然後情於此通。得以除其壅蔽焉。嘗試推之。仁之言。播於角。義之言。播於商。禮之言。播於徵。智之言。播於羽。信之言。播於宮。及其言之善利。而濟物。所以得水之一也。言之明辨。而察物。所以得火之二也。言之柔從。而順物。所以得木之三也。言之斷制。而成物。所以得金之四也。言之調緩。而和物。所以得土之五也。五言謂之當物者。幾是矣。言所以喻物也。亦所以命物也。則言固欲如事物而已。苟或為而為謠。工而為誦。既不足以當物。又失五行自然之理矣。即聲詩之作。而播之於樂。馬。小用之鄉人。大用之邦國。宣志慮之美。達頌聲之和。無或睽絕而不通。以樂出五言者。不外乎此。即歌詠之聲。而陳之於詩。馬。主文而

不質。諫諫而不正。政有臧否。上得以周知。俗有厚薄。上得以徧察。無或壅蔽而不通。以樂納五言者不外於此。通上下之情。貴乎言也。久矣。夫豈一端而已哉。情之所形。雖該於聲音。而不逃乎數。數之所變。雖極於錯綜。而不過乎五。由此五言。如彼事物。其出也。其納也。上下之情。有不自是而通乎。君臣異勢。不啻霄壤。堂陛之相遠也。上之德意志慮。所恃以達乎下。下之美刺利病。所恃以通乎上者。以出納有言而已。道立於兩。成於三。具於五。五者。天下之中數也。言。心聲也。有心斯有數。言情動也。有動斯有變。麗於有數者。變雖無窮。詎能逃於中數哉。天一在臟而為智。天五在胃而為信。即肝而木。仁端見焉。即肺而金。義端形焉。即心而火。而禮之端兆焉。彼其本於中。駭而存者。曾不離乎五行。以是交物。其有不當乎物者哉。其清揚也。吾知其得之水。其辨察也。吾知其得之火。動而散。則木所屬也。殺而入。則金所屬也。其重遲而緩。又屬於土。惟其當物者如此。故受聲而出。有高下清濁。斯當乎五聲。情動而形。有喜怒哀樂。斯當乎五情。直已而陳。有仁義禮智信。斯當乎五德。抑揚開闔。雖散殊之變。不可勝窮。其應事物也。莫不適當。凡事初不外乎五行。故也。茲樂也。而終始不外乎五行。五行出於道。宜舜不以命變而命之禹。

黃鎮成通考 予欲觀古人之象 蔡氏曰 見會選

衣之六章 其序自上而下

日月星辰 取其照臨也
 山 取其鎮也
 龍 取其變也
 華蟲 雉取其文也
 繪之於衣

裳之六章 其序自下而上

宗彝 虎雉取其孝也
 藻 水草取其潔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白米取其養也
 黼 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 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繡之於裳
 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周禮司服注云 見正義

衮冕九章

以龍為首言龍首卷然 以衮為名

衣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鷩冕七章

以雉為首 華蟲即鷩雉也

衣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毳冕五章

以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名之

衣 宗彝 藻 粉米
裳 黼 黻

希冕三章

刺粉米無畫也 希又作絺

衣 粉米
裳 黼 黻

玄冕一章

衣無文 裳刺黻而已

衣 無文
裳 黻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又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注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十二章服陳祥道曰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則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雉也粉米粉其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雉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雉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雉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

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尊其神明。理或然也。觀周禮稱衮冕。禮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衮。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矣。司服五章之服曰毳冕。毳。毛物。虎雉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衮以象天。則行天之物。變化不測。天道之象也。左傳臧倍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倍伯言服止於火龍。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為繡。葛之精者為絺。孔穎達中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後代無用絺者。此說是也。日月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至周登三辰於旗。星辰。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次。孔安國釋書曆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辰為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為說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

故禮記言招搖在上。穆天子傳言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山。古者衣韍尊圭皆有山飾。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古者衣韍旂旗。儀禮有龍旗。龔盾。輶。勺。惟皆飾以龍。周禮曰。交龍為旂。覲禮曰。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于輶。曲禮曰。左青龍。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于輶。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嚮。然龍繪於上幅。非繡於下幅。慎之說誤矣。華蟲。翟也。翟。不特於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所謂禕翟。揄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待后之車服。而舞與喪禮亦用焉。書與周禮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云。揄紋是也。孔安國顧氏以華蟲為二章。非是。宗彝。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王致孝。有尊。有彝。而衣特以彝為章者。以虎雉在焉。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康成穎達之徒。謂毳畫虎雉。因號虎雉為宗彝。其實虎雉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蓋宗彝白。而虎雉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為屬。孔安國謂山龍華蟲為飾。皆臆論也。藻。水草也。施於衣。與稅而已。冕旒與玉璪。亦曰藻。皆取其文而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釋中車。藻。水草。蒼色。今藻色兼蒼赤。伏鄭各舉其一偏耳。火。

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曰。殷火。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司農曰。圜形似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傳曰。火赤。孔安國謂火為火字。其說與考工記不合。粉米。鄭氏以粉米為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顧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為之。一物而為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釜黑。有剗斷之義。故裘裳席中。屨類禪之領。冑之殺。覆櫛之幕。飾棺用焉。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荒。翬。見大記。其文兩已相戾。蓋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鞞。弟而鞞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衮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之黻。乃鞞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周南仲山房。堯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締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典謨載堯舜禹皋陶之言。世數去上古未遠。其事其義。蓋有古未有而今始創。未經前聖之發明。而至此始論定。

者非一條。大約皆開立君臣父子之倫義。成定治教綱常之典法。後世義理既備。讀書有不見古事。往往反不知聖人開創建立之功。此亦學者之所當知也。昔君臣之名。肇於天地定位之初。然以大傳考之。所謂君臣者。止於尊卑貴賤之辨而已。自堯舜氏作。而君臣始有職分。至於深見臣道所係之甚重。合君臣為一體。而創立古今未有之義。則不惟前此未有。雖典謨之書。亦未有深切著明如此一條者也。夫昔謂之天尊地卑。而今以為臣哉鄰哉。則舜固已合尊卑亢絕之分。而有相親相比之意矣。然而猶有間也。君臣之際。有間可容。則心不同。德不一。故舜又推而上之。亦為必作朕耳目股肱。而後可。夫極天下之所不易。損抑以與人共者。人身自有之。智力聰明也。今欲左右有民。而曰汝翼。是扶世導民之事。太平在人矣。欲宣力四方。而曰汝為。是綱條法度之所由行。一切在人矣。繪於衣。飾於器者。猶曰必待人而明。則是凡見於假象以昭德。取義以明民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感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感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感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

屬託於人。鄰於失臨制之權。由後二者而推委於下。幾於虧聽察之明。然使實見君道如堯舜者觀之。則以為無汝翼汝為之一節。則雖極天下之智力。欲為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之事。恐必有裨補不及。壅闕不行之處。無汝明汝聽之一節。則雖極天下之聰明。欲使被於身者見之。無不達其義。入於耳者。施之無不協於事。不惟高而無本。亦恐虛而難行。雖聖人亦不敢以此自許矣。惟舜盡力於競業者。既知君道之所以難。而禹以八年周行閱歷之久。深知天下者。決非一智獨力之所能辦。故能相與演發其義。而成就此論。蓋前乎堯舜者。此論未立。君臣有其分。而不能備其義。後乎堯舜者。此論既立。得其義者。不害其為分。然後治道立。化功成。王道不至有亢絕之患。而臣道得以成。代終之功。此古人所以謂之典謨。而其事其義。所以至今不能易也。**吳激纂言**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聽。此帝言所資於臣之事。股。足。胛。肱。手臂。左右有民。謂內治畿甸。厚民生。利民用。正民德也。翼如鳥翼。謂在身兩旁夾持覆護。宣力四方。謂外諸侯輸志意。布德化。救災患也。為。獸名。猴屬。有力便捷。効使令趨事功者似之。黃帝始制衣裳。古人蓋謂黃帝象。謂肖其形狀。星辰。凡經星布列周。十二辰者皆是。此謂心宿三星名為大辰者也。華蟲。有文華之羽蟲。雉也。會與繪同。

畫也。宗彝。宗廟盛鬯之尊名曰彝。周有六彝。虎彝。雌彝。為上。藻。水中聚藻。粉米。白粉。黼。黻。為斧形。刃白身黑。黻。兩弓相背。青黑線繡。紉。讀為黻。刺繡也。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作為繪畫於上衣。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尚為繡紋於下裳。采。五色之物。藍。砂。粉。墨。雌黃之屬。繪則以五采澤之於筆。繡則以五采染之於線。彰施。彰顯而施用之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明。謂察其物象采色之合法也。七始詠。孔氏傳作在治忽。史記引書作未始滑。惟漢書律曆志引書作七始詠。今從之。七始。國語謂之七均。蓋六陽律。六陰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二管之中。用其五為五聲。然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矣。角又隔八下生。其律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則羽聲距正宮。雖間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矣。變宮又隔八上生。其律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則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止間一律矣。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為均。相和而勻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先有六律。然後可定五聲。宮徵該正變。二變非正聲。故止曰五聲也。五聲定。則彼之八音之器。而奏七始之均。詠歌也。八音之外有

人聲也。人聲之精者為言。五言。唇齒舌牙喉之音。為言各不同也。或曰。五方之言也。樂工審於聲音。故亦能辨人之聲音。而使之出納。五言也。聽謂審其聲律音調之中倫也。帝欲左右而臣翼之。作肱也。帝欲宣力而臣為之。作股也。帝所欲觀而臣明之。作目也。帝所欲聞而臣聽之。作耳也。有民蓋后。稷司徒所職。四方。蓋四岳十二牧所職。服色。蓋典禮所職。聲音。蓋典樂所職。翼為明聽。皆曰汝者。禹與群臣咸在。而禹作揆。無總眾職也。許謙

叢說。股。肱。耳。目。應翼為明聽。輔翼以肱言。為行也。以股言。明以目言。聽以耳言。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雉。各居其一。虎取其義。雉取其智。會彝於衣。則取其孝也。唐虞之禮不可考。今凡言禮者。皆周禮爾。臯謨五服與五刑對言。主於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蓋稷十二章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說見通考。蓋王之三公卿大夫曰。出封加一等。則在王朝為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卿毳冕。大夫希冕矣。司服所謂孤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

鄭氏所言周升三辰於旂。服則自山龍以下者。臆說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歟。總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衮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也。鷩冕。則王之享先公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祀四望山川也。子男也。王之孤也。卿也。希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玄冕。則王之祭羣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同服其服者。則繅旒有異也。雖周制如此。其必有所本。唐虞之制。從可知矣。絺字。古注勅其反。葛之精者。疏讀為蕭。絺也。蕭。展几反。絺直質反。縫也。蔡傳從之。則是以繅為裳。而以線紩之也。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謂衣則日月為尊。裳則黼黻為尊也。餘見正義。書釋題。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為。陳氏曰。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股肱耳目。所以運動視聽。而心則治股肱耳目而已。石林葉氏曰。因民性之所以輔其自然。使不失其所安者。左右有民也。故言汝翼。推吾所建立。作而行之。以達於天下者。宣力四方也。故言汝為。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石林葉氏曰。五言。即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

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為五言。文之於音則為出。採之於下則為納。所以察治忽者皆本於此。故言汝聽。蘇氏曰。五言詩也。以諷諫之言寄之

於五聲。蓋以聲言也。故謂之五言。陳氏曰。謂詩有宮商角徵羽之聲。張氏曰。出五言者。上之意有以宣於下。納五言者。下之情有以達于上。先

王以謂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出五言必以樂奏之。納五言必以樂合之。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有言

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董鼎輯錄纂註

輯錄。義剛問點尚書以下。並見晦庵書說。纂註新安陳氏曰。臣當為我之身。非但為鄰。以與君親近也。吳氏曰。五言不可被之弦歌者。出之。其可者

則納之。王氏曰。敬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飢。臯治奸究。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夔典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

治一官。禹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王氏曰。見集傳。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鄭氏曰。見數文

書說。陳氏大猷曰。見集傳。蘇氏葉氏曰。見書釋題。呂氏曰。並見纂

疏。廣韻見音釋。陳櫟纂疏。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

也。作服禮之大者。六律聲音樂之大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

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可興禮樂。固

有次第也。語錄。見晦庵書說。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陳

氏曰。見陳經詳解。鄭氏曰。見數文書說。陳氏大猷曰。見集傳。或曰。

見纂註。王氏曰。見集傳。葉氏曰。見書釋題。融堂錢時書解。帝曰。吁。臣

哉鄰哉。至汝聽。禹言慎乃在位。如上文所陳。可謂甚善。帝曰。吁。乃有不

然之意何也。蓋帝之所謂慎在位。有賴於臣者為重故也。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猶言吾之臣哉。乃吾之鄰哉。吾之鄰哉。其吾之臣哉。鄰猶近也。君與

臣。蓋一體也。君元首也。臣則股肱耳目也。下文言予欲者四。而繼之以汝

翼。汝為汝明。汝聽。正以發明股肱耳目之用也。語益深切。王充耘讀書管

見予欲左右有民。是言教。宣力四方。是言政。觀象作服。是制禮。審音以出

納五言。是作樂。四者為治之大要也。帝欲觀古人象。日月星辰之類。以制

衣。象宗彝之類。以作服。是象乃倣像之象。非物象之象也。蓋象字不可為

句斷。若云物象。則何得云古人之象。六律五聲八音。皆作樂之具。不可

便以為樂。律有長短。聲有清濁。音有哀樂。作樂者必先審較乎此。以觀其

果治世之音歟。抑亂世之音歟。然後以之出納五言。則奏曲譜而成樂矣。

猶今人彈琴瑟者。必先調弦。故其所謂在治忽者。乃審音之治忽。而非審政之治忽也。若云察政治之得失。如何把去出納五言。王充耘主意。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聽。君臣以一體而相須。凡君心之所欲為者。皆臣職之所當為者也。故舜資禹而寄以股肱耳目之任焉。予欲左右有民。以成教化。則資汝以為助。予欲宣力四方。以施政治。則資汝以有為。觀象作服。則汝當任其明。審聲律以作樂。則汝當司其聽。君以心運之。臣以身體之。而天下之事畢矣。首一句提其綱。下面汝翼汝為。是作股肱。汝明汝聽。是作耳目。蓋人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一身兼眾職。任之大臣而已。君逸於上。譬猶腹心。臣勞於下。則其耳目手足也。視聽舉履。皆為心之所使。然後身得安焉。否則塊然而已。何以成天下之務。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夫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六律五聲八音。所以攷政治之得失者。審其節奏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此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協詩歌。皆汝之責也。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未便說樂。至以出納五言。是將此音律去。弦誦聲詩。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與上文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資臣代為之聽審也。鄒悅道斷

法樂有六律。而後被之五聲。有五聲而後播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察樂聲者。可以知治亂也。詩歌協於五聲而達乎上下。古者陳詩以觀民風。故出納人聲者。可以知邪正也。人聲之精者為言。出納五言以協於五聲。則治亂可察。律呂可得聞矣。予欲聞而汝司聽。蓋舜之所望於大臣者如此。舜典中始於詩言志。而後及於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理正如此。但未言納五言。陳雅言書經。卓躍此舜命禹以作耳之事。截汝聽一句。夫六律五聲八音。樂也。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聲音之道與政通。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聞六律五聲八音。可以知政之治忽也。然作樂之本。必本在於五言。五言者。即詩言志。歌永言者也。受君之言於上。謂之出五言。採民之言於下。謂之納五言。以出納之言而播之於樂。言有得失。則樂有和否。樂有和否。則政之治忽可於是而知。此予之所欲聞。而汝之所當聽也。予汝之稱。忘其尊卑之分。聽聞之語。切乎心耳之間。此即夔之所掌。而命伯禹總之也。劉竹坪作此一篇。以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一句作汎說。下以出納五言汝聽二句。方着實。就禹說。如此。亦明白得經意。王充耘書經疑問。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他日命禹曰。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一則叙言與聲。在律音之先。一則叙言與聲。在律音之後。何歟。祀山趙友聞主意。冕祭服之冠也。上衣下裳之制。果何所本歟。或為十二章。或為九章。其物象儀等。可得聞其詳歟。先儒援周制。衾冕鷩冕毳冕之服。以釋有虞之制。果何所似歟。不知五冕為王者之服歟。抑公卿以下之服。皆在其中歟。敢問。益稷蔡云。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又曰。周制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考索云。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又云。司服掌王之衣服。祀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衾冕。大裘。黑羔裘。示質也。與衾衣同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鷩。雉也。五色備而成章。故曰夏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雉之節。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為飾。祭羣小祀則玄冕。其衣玄而無文。裳黻而已。公之服則衾冕而下侯伯之服。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龍納言。夔典樂。則固各有其職矣。觀其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以典樂而兼納言之任。得不

為其位者乎。葉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為五言。劉鑄書義。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聖人於章服之制。必上有以稽古人之法。而下有以資大臣之能也。夫以大臣輔君為治之道。惟視夫君心之所樂者。而加之意焉。有虞聖人。當其治定功成之時。而拳拳於議禮制度之事。未嘗有一毫自用之心。而必資大臣以討論之。是故。上衣下裳之制。總而言之。則十有二章之殊。分而言之。則有繪畫絺繡之別。何者。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於上衣者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於下裳者也。然其彰施之具。必有賴於五色而後成。噫。非大臣能盡稽古之力。則何以審其制度之所宜。而上副君心之所托哉。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見於益稷之書。嘗謂鴻荒之世。風氣未開。而君民之俗。不過衣羽毛而已耳。居巢穴而已耳。有聖人者作。然後上衣下裳之制。蓋有取於乾坤之象焉。然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之體。固已截然而有一定之分矣。然則君臣之等威。豈可一日而不講乎。故上則假象於天。下則假物於地。與夫鳥獸草木之質。咸被於聖人之一身。蓋所以示其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天下莫能加也。此其所係之重。豈曰細故而已哉。且夫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

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此上衣之所飾也。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此下裳之所飾也。十有二章之名物不同。而其繪畫締繡亦由是而別焉。六者繪於衣。六者繡於裳。大抵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聲。色。臭。味。之殊。青。黃。赤。白。黑。五者。五行之正色也。繡之以五采。施之以五色。使之秩然而有序。粲然而有文。而乾坤上下之制。於是乎定矣。夫唯唐虞之時。命官為治。廟堂之上。都兪吁咈。聖人不以一己之是用。而必於古人之是稽。不以一心獨斷。而必於大臣之是任。凡所以為治之道。莫不由是而基之。此無他。前聖之所為。固後聖之所取法。而大臣之一心。所以輔成君德。而贊襄聖治者也。由是觀之。前聖後聖。曠百代相參者。皆不外乎此心之用。而君明臣良。極千載而相遇者。亦不外乎此心之同也。唐虞太和之治。吾於此而見之。自時厥後。三代之制作。雖有不同。而其等威上下之分。則亘萬世而不可易也。是故。日月星辰畫於旂常。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而公侯伯子男。皆自七章。五章。而為之降殺焉。是蓋帝王損益文質之用。而孔子所謂商因於夏。周因於商。雖百世可知者。此之謂也。因併述之。**劉震書義**。聖人欲備夫製服之儀。必資臣以昭夫製服之等。蓋上衣下裳之制。所以別尊卑而明等級也。

故舜之命禹也。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會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裳。此聖人所以備夫製服之儀也。然衣服也。尊卑必有等。隆殺必有數。予雖欲觀之。而非爾臣明之。孰能得其制而有辨哉。此製服之等。汝之所當明也。舜則欲觀象以備其文。禹則能定制以昭其別。此有虞之朝。所以制度明而民制定歟。書曰。云云。如此。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蓋始於黃帝而成於堯舜也。古聖人豈直以是為觀美哉。蓋所以尊嚴等威。辨別貴賤。備衆禮而昭儀物。彼有取爾也。蓋天地之數。成於十二。故觀象之服。亦以十二焉。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取其文也。則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而畫六者於上衣。而衣之取義者如此。宗彝。虎。雌。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為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則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而繡六者於下裳。而裳之取義者如此。上衣下裳。其象既定。則舜之欲觀考於古人之制作者。在是矣。雖然。欲觀之者。舜也。能明之者。禹也。所謂明者。非徒以文采昭著於儀表之間而已也。自上達下。降殺以兩。尊而天子。次而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與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者。各有其數。一殊其等。一毫不

可借差。一制不容紊亂。夫然後等威辨而尊卑不得以相踰。禮制定而貴賤不得以相亂。此所謂明也。有虞之制雖不可得而盡考。而其義固可得而知矣。舜之有資於禹也如此。禹其可以不任其責哉。嗟夫。風氣日開。汙尊不可以易瑚璉之器。禮文日著。椎輪不可以更大輅之車。使上下之間。井然無復禮儀之修飾。吾恐慢易廢弛。民心無復隄防之設。而天下不可得而治矣。此舜於作服之制。不得不命禹以明之也。雖然。周禮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視有虞之制。又不同何也。蓋聖人制禮。因時損益。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無非所以昭儀文之著耳。要必有舜禹君臣作於千載之下。以明之。陳復陽課義予欲聞六律五聲。至汝聽。聲樂之道與政通。察音樂以協人聲。則政治之得失可見矣。夫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人言之協於五聲者。又制樂之本也。是故察音樂之和。以協人聲之和。播之樂章。自上而出之下。采之民風。自下而納之上。夫人聲既和。則音樂必和。政治之得於斯可見。苟惟不然。治失其道。聲樂獨安得而和哉。爾臣不可不聰於聽而精審之也。昔者帝舜命其臣以審音察治之道。謂夫樂有六律。所以和聲。而五聲乃所以節八音者也。故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而樂成矣。夫樂之道。乃政治之所由關。故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夫音果安矣。樂矣。其政豈有不和者乎。果怨矣。怒矣。其政豈有不乖者乎。是則察治忽之道。必以是為驗也。雖然。音樂之起。本乎人聲。故詩所以言志。歌所以永言。聲則依永。律則和聲。所謂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詩出乎志。樂本乎詩。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大抵詩之美刺。因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夫治功成。則頌聲溢。非過美也。人情也。治功廢。則怨刺興。非過毀也。亦人情也。是以古者審音樂以察治忽。尤必在於出納五言也。若夫出之云者。出詩而播之樂章。是猶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夫時而颺之者是也。納之云者。采詩而納之於上。是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者是也。自上達下。人君之政教無不傳。自下達上。民俗之治亂無不聞。如是。則人聲和而樂聲和。治功可見其著矣。否則人聲不和。而樂聲亦從而不和。則治功可見其隳矣。是知帝舜奉於命。爾臣審音知政。必欲其聰以聽之。所以盡其精察之意也。然則舜之樂。則盡善盡美。舜之治。則垂拱無為。九功叙而九叙歌。尚奚有治忽之可察哉。然而聖人未嘗自謂吾治已足。而其究極聲樂之要。所以垂後世察治之法也。嗚呼。於此可見聖人圖治無窮之盛心也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曼

書寫儒士臣白壽祥

圈點監生臣孫永華

臣新本